



文選

和
505
21



和
門
號 505
卷 21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

表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善曰應劭曰不知純綿之

密也贊作純絲良曰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負繒服毛者難與論繒帛麗密

羹藜藿

五臣作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善曰服虔曰糗乾食也

翰曰藜野菜合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滋味

今臣僻在西



明治三十四年
九月二十六日
購



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

國而戎翟之長風賦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官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茨覆也錄曰蓬茨草所以覆屋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

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

素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不情素濟曰王襄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

望明旨謂宣帝命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克抒申也

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善曰恭敬也五始元年二春

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翰曰為此頌之記上為謙辭此立文曰向曰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首

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首一國之始首首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多也效功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就成

施普鈍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皆省而太器

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

苦骨功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及至巧冶鑄干

將之璞五臣清水淬會其鋒越砥斂其鍔善曰越絕

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

干將二曰莫耶三倉解詁粹作刀鑿也子妹切鑿

工練切說文鏑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應

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冶歐冶即巧冶也良曰巧

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樸劍未理者卒謂燒刃令熱漬於

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

篲汜畫塗善曰韓非子曰負長劍赴薄析兕豹赴深淵

幽蛟龍字林曰割截也刺章究切

文選卷四七

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之處篲音遂塗路也 鏡曰割
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篲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
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口 如此則使離
言其易也若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 黃帝時人鄭玄 禮

記注公輸若匠師 般若之族多伎巧者 史記曰蒙恬築 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因切 翰曰督

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 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

文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 得故也固不亂者得賢之效 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

弊策五臣作 敵策 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

向曰御駕馬也驚劣馬也吻口敵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 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 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 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 及至駕齧膝乘去且日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且 皆良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為名 銳曰駮亦駕也 王良

執靶霸韓哀附輿善曰張晏曰王良無郵也世本云 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 加其精巧也 靶音霸謂轡也 縱騁馳騫忽如

影五臣 作景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 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 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 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 追奔電逐遺風善

遺風上之疾者也 翰曰電風皆謂疾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

人馬相得也向曰入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 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美臣

而用之亦 如此也 故服絺綌五臣 作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狐貉五臣 作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五臣 從心

何則有其且者易其備善曰論語曰當暑者務絺綌孔 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

貉之厚以居翰曰鬱煖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夏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

易海內也五臣本無也字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

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

人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人君當竭其智力託附美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

空之隆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效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

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國齊桓設庭燎

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賦之曰九九足以見乎詠人曰臣不以九九是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大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九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善曰呂氏春秋曰賢士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日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誠

則止不然其信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進仕不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邪臣變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

刀百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

善曰魯車子曰伊尹負鼎負刀

以干湯得意故尊幸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

孟子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呂氏春秋曰齊威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而疾歌濟

同注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

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

卑辱與六於棠蔭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脚而享膏

梁善曰張易曰與幽也溲狎也辱汗也如淳曰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僑墳按蔭以繩為屨也國語梁

伯請公族夫夫晉悼公曰夫膏梁之性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放其性難正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說士

說曰到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奉勳勳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

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故世

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五臣有虎嘯

而谷五臣無風列龍興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

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

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列清也

蟋蟀侯五臣秋吟蟀浮蛸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

蔡邕月令章句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毛詩傳蟋蟀渠略也蟲魚疏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向曰蟋蟀蛸皆蟲也侯時而鳴知陰以易曰飛龍在天

天利見大人善曰乾卦之辭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

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善曰毛詩大雅文皇天也

思願也

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良曰皇美也多

故世平主聖俊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獲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善曰尚書

厥后惟明明

則以穆穆在乃位

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邇

五臣

鐘蓬

五臣

門子

寧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善曰晉灼曰鐘音迭邇之邇二十四鐘各有節

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弄璋門善服射者

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鬚龍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仰望黃帝龍鬚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

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待也上下

俱欲懽

五臣

然交欣

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

千載一會論

說無疑

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

翼乎如鴻毛過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善曰春秋保乾圖應疾於倍風吹鴻毛

神明之

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貌沛大水貌

其得意如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

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

貢獻土物而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

萬善必至

文選四十一

傾耳而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恩從

禱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書具塞優游之望得

善曰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十八平是責塞也今已優

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五責塞尚書大傳周

公作樂優游三年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翔游於四

方則太平之望永克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

塞充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營之場善曰莊子

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銑曰遵法場境也言

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

下正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

靜思乃閑和垂拱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也何

必偃仰詘信五臣作若彭祖噉吁噓虛呼吸如喬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

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

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

母石室中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人道壽考無疆永永

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

人世哉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

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善曰漢書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

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楊子雲楊雄即充國

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元鳳元年

西羌反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

六師是討是震

音真協韻 善曰毛詩 進厥虎臣 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

軍漢書 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毛詩 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 又曰徐方震驚 良曰虎臣即充國也 言其猛如虎也

也 充國為後軍將軍 故曰後將軍 惟辭 既臨其域 喻 五臣 也 六師六軍也 震懼也 言羌人懼之

以威德 善曰漢書 充國至西部都尉府 欲以威信招降 罕開乃上疏曰 因田致穀 威德兼行 濟曰臨羌 人之域 宣諭天子威德 以示之 欲令其降

有守矜功 謂之弗克 善曰酒泉 太守言充 國屯田 非便不如擊之 論語 識曰重耳反 譎伐德矜功 銑 曰有守 謂酒泉太守辛武賢 奏宣帝 請擊罕開 帝使與充 國共討之 充國喻之 使降賢 謂充國曰 喻其使降 不勝擊之 故云弗克 克勝也 矜功 自說有能也 請奮其

旅于罕之羌 善曰韋昭曰 罕羌名也 蘇林曰 在金城南 武 賢言 但擊罕 羌先零 自降 向曰辛武賢 請震其兵 衆以擊 之 奮震 旅衆也

天子命我從之 鮮陽 善曰應劭曰 宣 帝使充國 共討 罕開 於鮮水 營平 守節 屢奏 封章 善曰漢書 充國 封營平 侯 屢奏 封

章言屯田之便 不從 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 謂 守忠勇也 屢奏 封章 謂頻進表 言勝捷之事 料敵 制勝 威謀 靡元 善曰兵法曰 水因地而制 行 兵因敵而 制 制勝 李奇 漢書注 制折也 濟曰 料計 靡無 亢拒也 言計其前 敵制度 勝 否其兵 威深 謀不可拒 當 漢書曰 充國 奏言 凡斬首 七千六百 級 降者 三萬二千 二百 請罷屯兵 奏可 充國 振旅 而還 翰曰 克勝也 鬼方 賓服 罔有不庭 善曰毛詩曰 肉 粳 于 中國 覃 及 鬼方 則先零 戎是 尚書 惟 周王 四 征 弗庭 向曰 鬼方 於 漢 鬼方 謂 遠方 也 罔無 也 言 無有 不 臣 伏 於 帝 庭 也 昔 周之 宣有方 有虎 詩人 歌功 乃列 于雅 曰 宣 謂 周宣王 也 方 謂 周 卿士 方叔 也 虎 召 穆 公 名 詩 小 雅 云 方 叔 逝 止 其 車 二 千 大 雅 云 王 命 召 虎 或 辟 四 方 美 其 賢 有 中 興 之 功 可 以為 天下 儀 則 也 在 漢 中 興 充 國 作 武 赴 赴 相 相 亦 紹 厥 後 五 臣 本 作 緒 善 曰 毛 詩 赴 赴 武 夫 公 侯 于 城 尚 書 武 王 曰 勗 哉 天 子 尚 相 相 良 曰 時 漢 室 稍 至 陵 遲 及 宣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 充國 封營平 侯 屢奏 封

料敵制勝 善曰漢書 充國 封營平 侯 屢奏 封

威謀靡元 善曰兵法曰 水因地而制 行 兵因敵而 制 制勝 李奇 漢書注 制折也 濟曰 料計 靡無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善曰漢書 充國 奏言 凡斬首 七千六百 級 降者 三萬二千 二百 請罷屯兵 奏可 充國 振旅 而還 翰曰 克勝也 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 善曰毛詩曰 肉 粳 于 中國 覃 及 鬼方 則先零 戎是 尚書 惟 周王 四 征 弗庭 向曰 鬼方 於 漢 鬼方 謂 遠方 也 罔無 也 言 無有 不 臣 伏 於 帝 庭 也 昔 周之

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曰 宣 謂 周宣王 也 方 謂 周 卿士 方叔 也 虎 召 穆 公 名 詩 小 雅 云 方 叔 逝 止 其 車 二 千 大 雅 云 王 命 召 虎 或 辟 四 方 美 其 賢 有 中 興 之 功 可 以為 天下 儀 則 也 在 漢 中 興 充 國 作 武 赴 赴 相 相 亦 紹 厥

後 五 臣 本 作 緒 善 曰 毛 詩 赴 赴 武 夫 公 侯 于 城 尚 書 武 王 曰 勗 哉 天 子 尚 相 相 良 曰 時 漢 室 稍 至 陵 遲 及 宣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相相亦紹厥 善曰漢書 充國 封營平 侯 屢奏 封

儀則也 善曰漢書 充國 封營平 侯 屢奏 封

後 五 臣 本 作 緒 善 曰 毛 詩 赴 赴 武 夫 公 侯 于 城 尚 書 武 王 曰 勗 哉 天 子 尚 相 相 良 曰 時 漢 室 稍 至 陵 遲 及 宣

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起起桓桓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北德殿宗周宣之主故克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

出師頌

善曰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

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播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東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後漢書王莽末沛國史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孝山出師頌而派別集及集林又載孝山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

記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翰曰文章志反今書七志

並云史岑字子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貌祚福也

兆基開業人神

攸贊

五臣本作讚曰兆始也攸所也

五曜霄

五臣作宵

映素靈夜歎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五臣本無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

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後劔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齊曰五曜五星也宵夜也歎則哭也

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善曰漢書曰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

西零不順東夷講逆

善曰西零西之也講作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善曰子虛賦曰建于將之雄戟

相相上將寔天所啓

善曰相相武貌左氏

之也相武

其也

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銑曰寔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也 善曰毛詩允文允武昭格列祖左氏傳謂

衰曰郊穀悅禮樂而敦詩書 良曰允信也 憲章百揆為

世作楷 善曰禮記仲尼憲章文武尚書 納于百揆禮

昔在孟作盟 津惟師尚父 善曰尚書武王伐殷師

時維鷹揚諒彼武王 向曰武王伐紂 素旄一麾渾一

區宇 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

破紂軍天下以定 蒼生更始朔風變律 善曰蒼生猶

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

貢問樂也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

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

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亡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

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孔於南楚

也言王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

風廣也 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

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也 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斲褰澤

露殺荒功銘鼎鉉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

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銑曰言太公

薄伐詩人尚以為艱也而况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

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鉉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 善曰毛

鼎杜也乃著述人通言之 天子餞我路車 翰曰天子餞

出我車于彼收矣 向曰我出謂鄧騭 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 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

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 珪既削列壤酬勳

善曰毛詩錫爾介珪以作爾室 向曰分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

珪既削列壤酬勳 善曰毛詩錫爾介珪以作爾室 向曰分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

也言將封騰為諸侯也
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
上郡善曰尚書
上郡謂騰所封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善曰毛詩
假樂君子顯
上令德
積善則天下
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
晉書劉靈字伯倫沛
國人也志氣曠放
以宇宙為狹著江
德頌為建成參軍卒
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
為辭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也
開闢以來為一日也萬歲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善曰老子曰
善行无轍迹
居無室廬罔所自置
翰

之期為少時也扃牖
門也入荒入方也
馬融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
翰
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无也

幕天席地縱音所如良曰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

則挈榼提壺

善曰說文
榼酒器也若闔切
齊
日操挈皆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

是務焉知其餘

韓曰專於飲酒
不知其餘事

有貴介公子搢紳

處士

善曰左氏傳
伯州犂謂鄭皇謂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
生之略術臣黃曰緇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
處士聞
者隱居放言
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

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
風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

也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
此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

曰天下遊士莫不瞑目切齒

陳說禮注公是非鋒起善
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

春秋感精符曰礪亂鋒起君若釐旅濟曰說禮經法
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

於是方捧嬰尾善曰劉
承槽從米銜杯善曰劉
作盃漱醪善曰劉
庶孟子

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翰曰先奮其再蹠其各踞

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苦也醪蜀酒也

枕麴藉糟善曰漢書朱博遷琅邪齊部舒後博奮雷

箕踞鏡曰奮動髮鬢也踞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髮展足倚據而坐

無慮其樂陶陶善曰毛詩君子陶陶兀然而醉豁

作恍五臣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

作秦山之形不覺寒暑者之切肌利五臣欲之感

情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曰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五臣無萍善曰爾雅曰覆也

水中萍草隨其風波向曰言見萬物如二豪侍側焉如螺果言

與螟蛉音靈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螺

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
也螟蛉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而殪之幽而養之
之祝曰類我父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李仲尼
之化疾
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
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鄴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
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英王豐盧縮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

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
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
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歙大行廣
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
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穰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
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
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頌曰
芒芒五臣作宇宙上珍楚下躡波振四海鹿飛五

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珍下躡言亂常也參不清

澄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躡賈逵曰躡躡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配交錯同端翰曰茫茫廣遠貌塹垢躡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赫

矣高祖肇載天祿

善曰尚書天祿永終沈跡中鄉

飛名帝錄

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日高

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在其中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屋運為周木德所授統曰慶龍興泗濱虎嘯豐谷雲瑞雲也皇階謂天在之次

善曰尚書序 漢室龍興漢書 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
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 高祖居沛豐 濟曰龍興言如龍
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
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 形

靈晝聚素靈夜哭 善曰漢書 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李彤丹色也素靈即高
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 良曰彤

金精仍頽朱光以渥 善曰漢書郊祀志 秦襄公
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
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畦時祠白帝少
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 向曰金精

萬邦宅心駿民 善曰尚書曰
秦也朱光漢 萬邦宅心駿民 五臣作 效足 善曰尚書曰
也渥流也 宅心知訓又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善曰蕭何為丞
相故曰公論語
日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驟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
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
故羣賢如駿馬 是以效其用

網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向曰此蕭何也
堂堂盛貌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 網繆

敵后無競惟人 善曰毛詩 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銳曰網繆親密兒敵聖后君也聖君則
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 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善

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
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
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
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善曰漢書 何進韓
信漢王以為大將軍
謂之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信漢王以為大將軍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善
曰
姓尚書 各繇邁種德周易 君子以振民育德 良曰何
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善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 善曰
班固
周禮 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
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翰曰能休國家輕重以

穆而相親也善下也制法也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 善曰
漢書贊 蕭何曹參位冠羣后声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
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

弟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善曰論平陽樂道在變則通善曰論

而樂周易易窮則變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爰淵

爰嘿有此武功善曰莊子淵然而雷毛詩文王

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長驅河朔電擊壞東善曰漢書曰秦

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壞東破之文穎曰

壞東地名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善曰漢書魏王豹反參以假丞

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謂

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翰曰協合也亞次也

餘同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善曰漢書張良終議曰文成

以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向曰此謂張

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

謂受兵法於黃石公永言配命因心則靈善曰毛

言配命自求多福維此文王因心則友銑曰言窮神

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

觀化望影五臣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善曰周

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策

鬼谷子曰測深揣情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

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武關是關鴻門是寧

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

善曰漢書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者賈豎

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

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

破之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

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隨難榮陽即

謀下邑善曰漢書曰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憂

我計恍惚權者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借

向注 銷印基 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書 項羽急圖 漢王榮陽鄴食其曰誠

復立六國後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即先生行佩之 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 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破齊 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 漢書述張良

曰惟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 銑曰基教也

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 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 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

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 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 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 下從風漢書 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 漢部五諸侯

兵東伐楚 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濟曰羽死烏江而董翳 揚善馬童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 列侯是謂五侯允信 霸楚定喪皇漢凱入 善曰周禮 樂 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 師有功則愷 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 怡顏昌

樂 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 師有功則愷 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 怡顏昌

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 善曰史記良曰 願棄人間事從 赤松子游耳乃李辟穀導引輕身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 也治和弭止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 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 曲區 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 句逆遇 宏達好謀能

深 善曰西京廣曰大雅宏達論語 好謀 而咸 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 游精杏漠神

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善曰鄧析子曰九地之 下重天之巔 銑曰平 常好道術玄理也 濟曰重玄天也匪非與深 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 伐謀先兆

擠濟響于音 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 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 孫子曰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 而響過於其聲者 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 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 奇謀六奮嘉聲四 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

迴 善曰漢書 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祕之世莫得聞宋仲 子法言注 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

文選 四十七 十六

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
轉於天下 規主以足離項于懷 善曰漢書淮陰侯破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悟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
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日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未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
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父去發病死 向

曰規 格人乃謝楚翼寔摧 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
謝病去楚而楚 韓王寔執胡馬洞開 善曰漢書曰人有

反陳平日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
郊迎謂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
迎即執縛之 詩傳曰寔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善曰漢書
即凶奴也洞通 迎文以謀哭 五臣 高以哀 善曰漢書
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 灼灼淮陰靈

武冠世 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貌 策出無方思入

神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神妙無方恭崇感碑 明
入猶與也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銑曰奮振也言其心

齊曰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也摧敗堅陳則如隱夫夷平也 善曰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
王率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率兵出

陳今定三秦可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
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

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
謂水 京索 既扼引師北討 善曰漢書 漢擊楚彭城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比 濟河夷魏登

爾鷹揚

善曰左傳注韜藏使與韜

字通

揚 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闔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威凌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五臣

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種梁

善曰漢書

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越比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比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理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良曰楚域謂項王也 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烈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

列黥布眈眈其眦

五臣作助音頰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

易曰虎視眈眈 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則烈上猛也眈上虎視貌此於虎言猛也眈視也 名冠疆楚鋒猶駭電 善曰漢書 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帝數以少敗眾

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疆楚謂項羽

覩幾蟬蛻 稅悟

主革回

善曰漢書 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

彼梟風翻為我扇

善曰漢書 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

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姑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

天命方輯王

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矯三雄至于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 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

布隨劉賈皆會圍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向曰矯矯雄勇貌垓下地名

元凶既夷寵祿

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羅答歷 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

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存保國毛詩曰
謀之不臧則且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張
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耳之賢有聲梁魏

善曰漢書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

聲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

士也罔極自詒

五臣從貝伊媿善曰漢

耳陳餘相身為刎頭交耳并趙王歌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怒脫印綬并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无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死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我此所以自遺其魏也昭遺伊也
其俯思舊恩仰察五緯善曰漢書耳曰漢王并耳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是耳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蕭何曰耳并陳餘戰敗走曰漢王并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
脫跡違

難披榛來汨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草

邯廢立且謂漢王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銑曰脫遺也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汨至也言耳并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遺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天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泚水上是報辱也趙與州分野故曰北冀
悴葉更輝五臣作耀枯條
以肄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王長詩傳斬而復生曰肄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

善曰漢書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此武乃更以太原郡

才越遷晉陽

善曰漢書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此武乃更以太原郡

盧縮自微婉變我皇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縮壯李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李長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向曰縮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

及貴縮出入帝卧内婉變相親貌我自高祖也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漢書羣臣知

上欲王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 銑曰
跨度踰過祚福尔汝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
心所惠故福汝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善曰漢書 高祖
揮榮之寵章 入匈奴死胡中 毛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
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 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
道謂縮為叛 亡入匈奴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

忠賢 善曰漢書 天下之仇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
銷有功武閔故德芮從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
思其著之甲今音義曰銷呼玄切 鄺持益切

蕭蕭荆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整貌董正也 我圖四方 殷薦其勲 善曰漢書曰漢王追
問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 庸親作 五臣勞舊楚是

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 善曰漢書 高祖子弟
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 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
荆國之君也 啓開也 淮水名在荆地 濱水濱 安國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
固之 善曰漢書 王陵以兵圍項羽取陵母真
為光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母故持二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毛詩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形於色憤發于 五臣辭王下與下文命是期
漢書 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列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 漢書文帝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

實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淑人君子實國之本 義
人君子其儀不忒 樂只君子 豕之基 翰曰豕美
義

文選四十七 十一

文選四十七 十一

文選四十七 十一

文選四十七 十一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与存主亡与亡
曰高祖既崩吕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吕氏王陵曰昔高帝云
非刘氏不王也吕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言其
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与亡守其遺命不封吕氏
可謂末命
是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
曰子然公順多略 魏曰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善曰漢
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善曰周勃為人
書曰始吕后問宰相高祖曰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
安刘氏者必勃也

代禽稀奄有燕韓 善曰 漢書陳稀反勃復擊稀靈丘
勃破稀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良曰 靈丘以
驚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

武斃吕以權滌穢步宮徵帝太原 善曰 漢書呂氏
欲危刘氏勃与丞相子誅諸吕左傳棠栢子謂范宣子曰夫
剋亂在權 漢書勃已滅諸吕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
帝勃曰臣无功請得除官乃与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卿出乃
承天子法駕迎皇帝代王張衛羽獵賦曰開閭闔兮望紫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善曰漢書曰 惠帝以勃為太尉
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
也 漢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善曰漢書曰勃通說學曰功
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 勲耀作曜 上代身終下藩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善曰 漢書曰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且為朕率列侯之國一兒丞相
就國薨 濟曰勲功世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侯
之國曰下藩即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善曰 後漢
所封終是也 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四高祖
揖寬迹幽藪 立為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于鴻門披闥帝宇聳

顏誦項掩淚寤主

善曰漢書曰 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
殺沛公樊噲會聞事急乃持盾入曰沛
公先人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財帛中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沛涕曰始陛下與臣等
起豐沛定天下回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憂也高帝笑而

起尚書亦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摠于而山立武王事也
固漢書晉曰金曰彈以篤敬培主忠信自者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善曰漢

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竟合永謝王鳳

曰察父哲兄覆有子弟誦無以加鏡曰此謂翻商也兄謂

食其言其因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

衆孫吉向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友徒衆

也振威龍蛻五臣作德武埔城六師寔因克荼禽

京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

以破布軍又布軍與上兵遇漸西上乃望庸城郤長曰地

殺也齊曰龍蛻地名蒲城垣垣也據德臣也竟見兒勝禽

荷歟汝陰綽綽有裕善曰毛詩曰荷歟那歟又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善曰漢書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倚美世籍裕言其不器實

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翰曰戎軒兵車也筆始荷負

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官奉車故云始跡也百策謂有鞭

策以奉事也來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

附謂附高祖也

城有謀去声協韻善曰漢書云嬰從擊項籍莫王不利

嬰常收載行而擁樹固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

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以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

皆持滿外鄉卒以俎以脫向曰馬煩謂馬度也殆壞也釋捨

也且儲太子也另惠帝也時是又安也平城地名

賴陰銳敏屢為軍鋒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奮

戈東城禽項定功善曰漢書項籍敗於下嬰追項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玉東曙

漢書 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 呂氏春秋順風而呼聲乃

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濟

日言嬰乘其風勢似以籍為響乃渡江破吳都定豫 陽陵之

章會稽還定淮此遂大開東土也光大啓開也 陽陵之

勳元帥是承善曰日漢書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

兩相相國參殘博 諡曰此謂博寬也勳功

也元大也大師謂曹叅也言承奉
大帥之令以定有地遂封勳爵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善曰漢書新歙別定江陵身得

浮毛詩成狄是靡爾荆舒是懲向曰此謂新歙也從高祖

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

銑曰夷平殄盡俾作懲上也言平定
恢復廣野誕節令

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

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善曰漢書漢王數困榮陽

成畢計欲捐成畢以東屯鞏

雖以距楚鄢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

塞成畢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天網恢恢漢書述曰

陳湯誣節救在三石尚書爾有嘉謀嘉勳杜預左氏傳注

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翰曰此謂鄢食其也恢恢大也

謂大節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榮陽也食其勸高祖

急收榮陽是也齊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

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

山名規守即就也輜軒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

辜善曰漢書高祖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王曰

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韓信聞食其下有乃襲

齊王齊土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責已乃烹食其銑曰

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祖往也言漢之威風

則往矣云云同善法雖身死于齊非說齊之罪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善

漢書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貝子為高梁侯翰曰我皇

謂高祖也寔實祚福爾汝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齊為高

梁侯此蓋福建信委輅格被褐獻寶善曰漢書婁敬

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良曰此

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輅車者乃棄指明

車被褐衣以見高祖故說令都長安可謂大寶

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善曰漢書婁

下取大下與周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閩據秦之固是曰

車為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終役夫還京定都

類曰銓所以稱柔遠鎮邇寔敬攸考善曰毛詩柔遠能遷以定我

王爾雅曰考成也濟曰安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善曰

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

選應劭曰言交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銑曰此謂

陸賈也抑抑昂藏貌言陸賈也抑抑昂藏貌言

賈善為言說也賈通也賈善為言說也賈通也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善曰漢書

走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

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

輸曰制約也勁疆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

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誠然而起謝

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婦也

附命早勃夷凶翦亂善曰漢書

氏陳平患之賈說乎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

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向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

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所謂伊人邦家

矣夷平翦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

之彥善曰王詩

向曰伊辭也伊人統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言此人也彥美大也漢書王尊贊曰尊美赴上那家之彥

百王之弊典引曰彥淪敷而舊章缺銑曰此謂叔孫通

言漢承百王弊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无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濟曰

昏暗也翰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

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靈流後昆善曰漢書叔孫通

秦儀祭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

於后嗣昆侖詞也

無知獻敏獨昭作照奇跡察伴

三代

蕭相貺同帥錫

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伴也漢書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

王后上封平上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敵明敏達作比也既仇夏也師仇衆也錫本也言其明達独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克時衆本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

曰有餘在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五臣詔漢披楚唯

生之績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頂王以留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

使之性說布上歸漢毛詩豈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歸漢

也唯主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藩藩音董叟

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

城三老董公應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於是為義帝衣衣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

於是為義帝衣衣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貌老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

切如教 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

善曰漢書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有走王深壁今弟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在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良曰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

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鎮謂有入楚也抗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

也遷遠也惟人猶此人也紀信誑項軫以軒是乘

攝齋五臣作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

風興日事急矣臣請証楚可以問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

許為言同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軫軒輕車也攝齋搥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惡也言其

翰曰項羽急攻榮陽漢計無所出紀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許為言同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軫軒輕車也攝齋搥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惡也言其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烟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

周苛慷慨

五臣作慨

心若懷

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

五臣作凌

善曰漢書

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貞軌借没亮跡雙升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

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表陳重出則雙升

漢曰苛子成以父死王

事封為高景侯又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

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命有輝

善曰毛詩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漢書漢書陸

公愷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愷母別

名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統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憐恩長悲侯公為高祖生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善曰

文子

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

感之名以清濁應物

中無清濁則日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

于興利在攸往

善曰

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

人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

臣相應所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

成力亦須象

賢成之 韶護錯立象龍比象

善曰漢書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

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

其物也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

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明明衆哲同濟

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

天綱 五臣作綱 善曰毛詩明明魯侯惟寔本論曰舉

彌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 向曰同濟天綱謂同濟

天下離亂若整 劍宜其利鑿獻其朗 善曰廣雅曰鑿昭

網紀綱羅也 曰宜備用也鑿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

利以斷割事機如鏡之明以照察事理 文武四充漢

祚克廣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益四

方充滿故漢祚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能廣也克能也

先贊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 夏侯湛字孝若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

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善曰漢書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

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 良曰朔為太中大夫 魏建安

中 善曰後漢書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

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翰曰建安年號也 分厭次以

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 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陵

縣也 向曰又為樂陵郡

人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

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

以取位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

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善曰論語直道而

事人解朝曰鄒行以頡頏而取世資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貌傲慢也

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善曰家語有官叔曰孔子

作春秋垂訓後嗣漢書曰贊曰朔正諫似直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節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善曰漢書贊

朔談諧逢古其事浮淺字書曰談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問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倫合取容翰曰正諫恐

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談諧取緊五臣作緊其道而穢其跡

容謂戲弄以悅王上之容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向曰清其質而濁

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曰禮記孔

弛文武之道鄭文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漢書東方朔

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辭

羣也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隱若乃遠心曠

度瞻智宏材善曰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侗天儻博

物觸類多能善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左

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

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合變以明筭幽

其何其多能也翰曰儻謂奇才

贊以知來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幽

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通神明知其來事贊允通也

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善曰左氏傳曰左

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漢書陰陽家流者蓋

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九流有儒家流道家

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

流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善

莊子曰支離頭鼓棗播精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教術也經脉藥石之藝射

御書計之術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歲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而盡其功善曰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乃有不字研精而究其理不習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善曰孔融

夫其明濟開豁善曰包含弘大陵轍歷卿相嘲

唯哂豪傑籠罩靡前跽善曰漢書曰張

籍鄧展曰躡也向曰陵犯轍踐也朝哂謂戲弄也

謂豪傑之人所惧無敢前弄之通言者朝皆籠罩在於心宵

也貽籍猶殘暴也言不五臣作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濟曰出淮

草芥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

同類者草芥善曰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善曰漢書項羽歌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善曰漢書項羽歌

蓋世謂最高也邁過也善曰五臣本作也

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

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塋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戶而歌礼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礼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

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向曰言其談者

又以先生嘘虛吸許冲和吐故納新善曰莊子曰吹

才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

也貽籍猶殘暴也言不五臣作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濟曰出淮

也言進入於仕不求其榮善曰戲萬乘若察友視儔列如

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銑曰噓吸謂吹飲也中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
蟬蛻龍變棄俗登僊
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英變而從之列仙傳 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 濟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 神交 五臣 造化靈為星辰 善曰淮南子曰

為弄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鳴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

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 良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天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親省於父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

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五臣作象 善曰楚辭曰馮異遺像

何以譏之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謂所畫形象
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

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 翰曰慨然猶悵然 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
善曰矯上輕本之貌 毛詩矯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向曰矯上高貌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 退不終否

進亦作不避榮
善曰周易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 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
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

以濯我足 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 溼而

無滓既濁能清
善曰論語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 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昆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 無滓伊

何高明克柔

善曰尚書沈潜剛克高明柔克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

高明能為柔道能清伊何視汗若浮

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汗殿弛張沈浮

此亦疊上辭言其視濁汗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耻浮猶清也

樂在五臣作必行處

儉

五臣作儉罔憂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跨世陵時遠蹈獨游

向曰跨越也蹈步也瞻望往代爰

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喻予有何規於老聃哉

染迹

五臣作跡朝隱和而不同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朝所

君子和而不同良曰染近於俗栖遲下位聊以從

容

善曰毛詩或棲遲偃仰孟子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善曰茲邑謂東也

敬問墟墳企佇原隰

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允企伊

墟墓徒存精靈永

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允企伊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

善曰祠宇斯立則立祠廟於此

徘徊遺像在圖

善曰祠宇斯立則立祠廟於此

祠宇庭序荒蕪

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草萊弗除

善曰呂氏春秋農夫弗除

是居善曰肅肅清貌是居弗形悠悠我情

五臣本作精善曰

昔在有德罔不

善曰

遺靈

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善

尚書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毛詩祀事孔明

銑曰秩次也

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

可明也

彷彿五臣作

風塵用垂頌聲

良曰言勞勩聞其高風清塵故此用

垂頌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濟曰檀道鸞晉陽春秋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

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

相治為之立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善曰墨子古

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

五迭隆歷世承基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

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

揖讓之與干

戈文德之與武功

善曰孔叢了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指詭乃時也尚書

戈

爾戈北尔于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于

聖道

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

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善曰

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向曰元

遭離不同

首君也經略經營也

股肱臣也肆陳也

向曰元

遭離不同

字上有

跡有優劣

五臣 跡字上有且

至於體分冥

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良曰遭離猶逢遇也

言揖讓于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

至於體分冥

固道契不墜風美五臣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

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焉不墜者謂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全扇

振革改故二八升而唐朝五臣盛伊呂用而湯武

寧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二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顯

魏武子司空季子 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牙顯也小白齊桓公名 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他狐偃也重耳

中古凌五臣遲斯道夫曰矣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

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

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

昌高謗曰上君也下臣也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 向

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拜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遠

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二黜接輿以之行歌魯

連以之赴海善曰 論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智邦無道則愚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 窳武子邦有道則

歌而過孔子 史記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五臣節君臣相豐

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

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於天合符劇秦美新曰

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

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夫未遇伯

向曰燕昭王亦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樂則千載無一驥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驥驥駕鹽車上吳坂迂延負輓而不

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

良馬不遇明主而

賢亦無人知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

為貴

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根道吾不如蕭何連

曰控猶

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

百姓不失其業

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三代夏殷周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

其靜亂庇人抑亦其次

善曰左氏傳幸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劉子謂趙孟曰孟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抑亦可以為次

之君臣也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

不如語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君子或默或

隱也恐遇害也

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法教垂其礼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是以古之君子不

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

善曰論語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王不世出可與之臣不万

以不出出求不與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

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

明君是為難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

生所以垂泣

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鈇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

惟事勢可為流涕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善曰桓

日夫聖人乃千載一世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其解者是且暮遇之

也翰曰有生謂生人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

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傳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周易亨者嘉之會

向曰嘉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善也古人

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考

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

五臣無也字良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

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向曰魏臣荀或字文若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有夏啓德民墜塗炭向曰

天下禍乱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故委百霸朝豫議

世事銑曰委實北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

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籌畫不以要功故事

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雖亡身

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臣漢故云明順

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向曰神器帝位也時

卓卓曰遷獻帝八達慨然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銑曰荀

攸字公達慨然壯勇貌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由斯而談故以大

存名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

源流趣五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

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有名

教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

文選四十二

三十六

言攸之本志臣漢亦與荀或同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之
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
寄在此二子之身夫仁義不可有五臣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向曰宗尊也致理
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或
理不可有五臣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鷦鷯賦曰
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善
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良曰言二崔生高朗折
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而不撓
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王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所
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
北面者哉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
賦湛露則天子當防諸侯用命禮記君之南鄉答陽之
義也臣之北面答右也齊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

臣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
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若
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有五臣本不與魏
武所有五臣本不容善曰漢書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
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
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合容者
與許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
身亦所以亡身善曰徐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
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然然而先賢王摧
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
物五臣者乎善曰漢書公孫攬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
見二如王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
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

此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 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周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 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罰不濫沒有餘泣

善曰 論語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廢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銑曰 謂亮死國人皆泣也 沒厄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作命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作受之無懼

善曰蜀志 先主於末安病篤乃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上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上之如父

尚書成王將崩作顧命 漢書述曰博陸堂上受遺武皇 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上受之又無異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列侯亮也 武 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臣之際良可詠矣

善曰春秋元命苞 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 向曰先主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 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

伯符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今曰周公瑾與伯符 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毛詩總角壯兮 銑曰 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貌 良曰總角謂童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總角之時尚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 策字素猶心也契合也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

善曰 吳志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被退 翰曰晚節謂壯年也 曜奇謂用兵

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惜其齡促志

未可量善曰吳志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二十六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善曰國語譽于四方使張老延君

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謂輔佐立計策

已哉善曰周易王臣蹇七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

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弼至遼東拜

神情所步豈徒蹇愕而

然而杜門不用登

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夫一人之身所照

作昭未異而用舍

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

壑遇與不遇者乎

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

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

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况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

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

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

滯 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 風軌德音

為世作範不可廢也 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若其德音

故復撰序所懷以 五臣本無以 為之讚 五臣作贊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自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 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平声協韻 善曰火德謂漢

火德者過也 周易大過大 洪颺扇海二溟揚波 善曰揚波喻

謂南溟北溟皆海也 虬虎雖驚風雲永和 善曰周易

風從虎 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 潛魚擇淵高

鳥候柯 善曰周書曰美為土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歸

鳥之求柯條也潜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赫赫三雄並迴

乾軸 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 良曰赫

運轉天軸也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 善曰國語子謂子

物震動 實遺之常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 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

賢士

大雅五十二

四

菊

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委

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 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賸

五臣作

賞要

善曰鈞深致遠

周易君子知微知章

探賸索隱

英鮮明貌

洞通照明也

翰曰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善

賸求賞探也

探求奇要之道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吊之曰子其意者脩身

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彌益

文明映心鑽之愈妙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

也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

滄海橫流玉石

識理映於中心

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滄海橫流玉石

同碎

善曰孟子

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尚書火炎崐岡

俱見危難

達人兼善廢已存交

善曰孟子

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救善

謀解時紛功濟宇內

善曰老子

解其紛 始救

生人終明風槩

古代反

善曰魏志

太祖進或為漢

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容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

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

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噐也於是

飲藥而卒 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 公達

潛朗思同著蔡

善曰法言曰博里之智也便知國若莖

良曰此謂荀攸也

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著以十龜以

筮言思慮替明有如十筮預見其事

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爰初發跡

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

荀攸與議即何顛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攸

繫獄顯憂擢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漢書

述曰子明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念不廷邁此顛

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

濟曰邁遇也顛沛亂也

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 惜惜

玄遠而有所定處之

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

幕裏筭無不經

善曰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

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

一

一

右尹革日祈昭之惜情 翰日惜情安靜貌暮 臺豐通韻

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 善日史記趙惠文王

跡不斲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 得和氏璧秦昭王聞

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 向曰疊疊進也言善

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斲停滯 鏡日尺璧

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 知五臣能

才可寶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晒之晒笑也 矢作智

拯作極 物愚足全生 善日魏志 魏国初建攸為尚書令

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

序温漸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 向曰言

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貌似愚能遠害 郎中温雅器識

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純素 善日魏志

純素 善日魏志 魏国初建攸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体純素謂之真人 向 貞而不諛通

日此謂袁煥也郎中官也純素謂與衆不雜 貞而不諛通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日論語 孔子於鄉

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 志成弱冠道敷

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志成弱冠道敷

歲暮 善日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

十歲也敷布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日論語 有

歲暮謂年老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日論語 有

必有勇 濟日言煥仁而能勇也太 雖遇履虎神氣恬

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 雖遇履虎神氣恬

然 善日魏志 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

死煥顏色不交笑而應之日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

使彼固君子耶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

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臣煥他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

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

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翰日履虎尾喻危懼

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 善日班

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 善日班

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向日操不激切素風

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嗟自有邈哉崔生體

愈作五臣詳純素之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善曰蔡邕受

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魚力反善曰蔡邕受

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夫子之牆數仞翰曰此謂崔琰

也天性踈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貌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善曰公羊傳孔父可謂義形於

位琰每折之義見於思樹芳蘭剪除荆棘善曰芳蘭以

風神顏色也形見也樹立也荆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人惡其上時不

容哲善曰左氏傳伯宗之妻曰益憎主人民惡其上

言琰不智過人曹公憚之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

霜雪善曰孔融薦衡表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良曰

琅琅珠王貌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王也杖持也

向日鹿壽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運極道消

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

碎此明月善曰魏志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傷訓發表

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

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濟曰天運

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善曰桓

琰乃殺之如碎明月珠日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景

山字也天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形器

不存方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心矣方寸之地虛矣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和而

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

不同通而不雜善曰論語君子而不同莊子曰

其心不雜同理通於衆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志太祖時

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魏曰中聖人達曰太祖其

為賢人魏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賴川興
農中郎將軍車駕幸許昌問遼曰頗復中聖人不逸對曰昔子
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然伯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諱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擬伊同耻 善曰尚書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
謂陳羣也長女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濟曰戴
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恥不能致君
如堯舜 **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謹言盈耳**

善曰魏書 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 尚
書爾有嘉謀漢書成帝口久不見功今今日復聞謹言
論語洋洋乎盈耳哉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
輔臣之過故慎若在已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謹直盈滿
也言善謀用於帝 **王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
庭自言滿於帝耳 善曰言德喻王 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雖
道映天下 善曰言德喻王 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雖
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

知也踰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五臣注
過也

無假全身由直跡洿 鳥 **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
易 善曰魏志 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
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
散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
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
死者難 銑曰泰初夏侯玄字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
為人標聖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 良曰全立也出欲也
洿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
虛偽而玄終始不變眾奸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
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
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合徒廣容身靡寄 善曰 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
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翰
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
其敗也言人共苦也 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
大亂奸邪且眾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

大亂奸邪且眾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既同情禮兼到

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烈烈王生知死

不撓數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善曰漢魏春秋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

曰王沉王業駟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卿公事誅裴松

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誦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日烈烈謂威勇貌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志在高

構增堂及陞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

三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交理勢然也齊曰

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

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山而委虎門正言彌啓臨

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危致命盡其心禮善曰于寶晉紀

高貴卿公之弒司第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

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

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士見危致命良曰虎門軍門

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謂泰請誅

賈充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正

救於君自荀或至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善曰

此並魏臣凡九人堂堂孔明基宇宏邈論語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

明字也堂堂盛貌基宇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器同生民

獨稟先覺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

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標五臣榜風流遠明管樂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蜀志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翰曰標榜諸葛見初九龍盤雅古人之風派遠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

志彌確善曰周易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于未升天之龍謂之濡龍百六道喪于戈迭用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

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

亂遭此之厄迭遷也苟非命世孰掃五臣雲切莫貢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尚書傳雲

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秀

事昏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宗子思寧薄言解控善曰蜀志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伯駟曰

善曰蜀志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伯駟曰

所控告也預曰控引也翰曰宗子謂先王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王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

主英之孫釋褐中林鬱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宏後漢書郭林宗

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同日釋去也獨

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

盛見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曰謝承後漢

高厲翰曰此謂寵統也士元字也弘崇善愛物觀始

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鈺臣之振起

清風善曰孟曰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胡廣書曰建其德流清風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

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

道振古人綢繆折已無妄惟時善曰毛詩綢繆束新

之清風周易無妄之行窮之災也良曰綢繆恩密見哲后謂先

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無妄卦云無妄之行窮

文選四二

之災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善曰毛詩 夙夜匪懈以事

也 夙早匪非解墮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 三略既陳霸業

非敢怠墮義在和明政治以平天下 善曰蜀志 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

已基 善曰蜀志 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 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戩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

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 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 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市還向成都 八佞殖伍臣根不

忘中五臣正豈曰摸五臣擬實在雅性亦既羈

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善曰蜀志 玃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 論語君子其行已

也恭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翰曰此謂蔣琬也

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謀奪擬此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忠忠正

之道豈曰李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 玃曰羈馬

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 公衡仲五臣達秉

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 善曰毛詩曰秉心恭淵

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恭淵

德 向曰此謂貴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

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

之不行 疇昔不造假翻鄰國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

而不惑 疇昔不造假翻鄰國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

從以權為鎮此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

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

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翻鄰國

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 進能徵音退不失德善曰蜀

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 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進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 是以歸命且依軍之將獲免為

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金蜀臣凡四人 **六合紛紜民心將**

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翰曰此

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馬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盼乃為用也 **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 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斷也 **披草求君定**

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

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二 **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 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向曰相相武

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吳二山名 **卓卓**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善曰淮南子

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夫道統字

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三國也字術天下也臨謂各據一方 **子布擅名遭世方**

撫翼桑梓息育江表 善曰吳志張昭彭城人漢末

度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吏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昭之舊文武之事一以交昭明固漢書述曰滿手携秦無異何

起 **撫翼桑梓息育江表** 毛詩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勉曰請思

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 **王敬威**

夷吳魏同寶遂獻 五臣 **宏謨匡此霸道** 善曰應場

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齊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

空也贊助宏大 **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

賢與親 善曰吳志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

朱生 **賢與親** 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交子託

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五臣從才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時

毛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

杜詩伏惟日言行東脩訖無毀玷良曰此謂顧雍也元

歎字也穆美也餘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立上五臣作行以恒臣

上以漸善曰吳志雅訪及政戰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

物而行有恒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清不增絮濁不

加染善曰言得清蜀之官蜀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

故不傳翔高五臣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翻性不協

摧逆鱗直道受黜嘆五臣過孫陽放同賈屈善

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

眼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言有仙人也摧積怒非一遂徒

翻交州漢書贊曰人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

擾柔可狎而馴然其喙下有逆鱗逆鱗之處若嬰之則殺人

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義矣論語切下惠曰直道而事

人馬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騁於榮華兮遇孫陽而得代

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高對魏王曰騏驎同駭

伯樂為之咨嗟王石相糝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

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

長沙王大傳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道傷之因以自諭

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翰曰屢

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

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過

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先說衆賢千

沒於荒裔也上自周喻至此並吳臣凡七人言先說衆賢千

載一遇善曰詩傳曰說說衆多也使陳切東觀漢記

曰此摠述三國之整轡高衢驤首天路善曰鸚鵡賦曰

美也說說衆美也

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翬枚乘樂府

詩曰天路隔無期

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

也高衢亦天詩傳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善曰 向曰玄天也

臣仰君之澤流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善曰周易 殊途同歸 康贈

秀才詩曰仰慕同趣銑曰人之名 日月麗天瞻之不

隊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 日月麗乎天 禮記日月星辰所以瞻仰

也非比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論語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

匱匱竭也 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 尚想重暉

五臣作 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 衛公詩曰

仰希遐風重暉冠世魏略王郎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向日言庶

戎想象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 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四十七

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封禪文

司馬長卿善曰史記 長卿所甚武帝使所 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

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 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齊曰封

禪泰山禪禪梁父築土為壇因高事天告王 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五臣 生民善曰張揖曰 吳穹春夏天

名曰伊爾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五臣

秦善曰文穎曰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述聽者風聲

言曰漢書言百義 率循也 邇近也 踵踵也 武迹也 泱遠也 亦
若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良曰踵繼也 言歷還列代之君
則備其近者繼跡可知遠
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湮沒也 勝盡也 張揖曰
紛綸亂貌 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 言自古

道者七十有二君 善曰文獻曰詔明也 夏大也 德明夫
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

有封禪 管子曰封太山禪梁武者七十有二家 向曰昭明夏大也
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可稱道者七十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 疇逆失而能存 善曰應劭曰
罔無也 若順

而能存之者 也 倣善也 疇誰也 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 又無逆失
而能存之者 翰曰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

求其存乎 皆以有道方可為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 五臣 無可字 得 五臣 有而字 聞已 善曰軒轅黃帝也 五三

六經載籍之傳 維風作見 可觀也 善曰漢書音義
五五帝也 三三五

首明哉 股肱良哉 善曰尚書益稷之文 翰
曰元首君也 股肱臣也

以談君莫盛於唐 五臣 唐字 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

稷創業於唐 五臣 有堯字 善曰漢書音義 唐堯之
世播植百穀 何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

公劉發跡於西戎 善曰漢書音義 公劉后稷
曾孫 濟曰公劉后稷之孫

文王改制爰周 鄧廣隆 大行越成 善

而後陵遲 衰微千載 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聲 漢書音義 美周家

作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聲 漢書音義 美周家

文穎曰 鄧至也 行道也 文王始開王業 改正朔 易服色 太平
之道於是成也 如淳曰 越於也 翰曰 爰於 鄧大越逾也 言
文王改制 遂為西伯 於周大盛 而後陵遲 衰微 千載
大道 遂行 仁化 愈成 其功

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說曰言周室後雖衰微而無惡聲者蓋負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之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善曰

之先王創制垂業氏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良曰言周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故軌跡夷易易遵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

遵去也言周軌跡平易而易為法則湛恩龐鴻易豐也善曰湛深也雁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沉雁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

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善曰張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象其辭翰曰憲法也

是以業隆於繼繼臣本從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善曰孟康曰繼緣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張稱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

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然猶絕遠之跡可考量於今考也今謂漢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爵守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

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號號六漢之德逢五臣湧本一作逢

原泉勿勿滴幸曼羨翊扇一从善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貌徐廣曰勿沒也下筆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向曰逢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流潤不絕也美長多貌旁魄善曰張揖曰旁魄音薄四塞雲布霧散善曰張揖曰旁魄音薄

薄善曰張揖曰旁魄音薄上暢九垓善曰張揖曰旁魄音薄下泝八埏善曰張揖曰旁魄音薄

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
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皆被恩澤
萬物皆霑天子之德澤

協氣橫流武節疾逝
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疾疾風也

原遐闊泳沫
音末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

鬱沒晻
音末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

明昆蟲闔改澤
音末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

回首向內
善曰文穎曰闔澤皆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
善曰文穎曰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

傲遊麋鹿之怪獸
善曰文穎曰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

應也漢書音義
良曰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傲遊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

祥瑞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饒格共抵禮之獸
善曰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

以爲牲
死服虔曰犧牲也饒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自

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
獲周餘珍

珍字放龜于岐
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

不死
招翠黃乘龍於沼
善曰漢書曰黃龍也龍翼

鬼神接靈囿
賓於閭
館

之巫長髮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

所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

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眉禮之於閭館內

奇物

譎詭傲場善曰漢書曰義傲儻卓異也音偉儻窮變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善變

良曰譎詭謂非常也依儻讀音異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敢道封禪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蓋周躍

魚隕航休之以燎照微夫此伍臣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愿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善曰

曰航舟也休美也向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

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

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愿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

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隕客航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而慙

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慙乎

進讓之道不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

於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讓善曰

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以先進議讓願也諸夏樂百

蠻執贄執曰諸夏中言也言中國之人樂輸德作往初

功無與二濟曰言德之在上古休列五臣浹洽符瑞衆

變期應五臣作紹至不特創見善曰文穎曰不獨一

良曰休美列也浹洽及洽而紹續持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

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應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

意五臣泰山梁甫五臣設壇場聖王蓋統以况

榮善曰漢書曰義望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聖王封禪紀

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聖王發語之辭

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王上帝垂恩

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聖王曰辭也况善也榮美也

儲社將以慶成善曰陛下謙讓而

弗發五臣有也字契挈三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

善曰應劭曰劫

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

言不封禪絕

三神之意

羣臣思

或曰

且天為

質闇示珍符固不可

辭善曰孟康曰天道質味以符

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

若然辭之是秦

山靡記而梁父周也

善曰漢書音義泰山之土

幾向曰自帝王若知此

亦各並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

若者尚何

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

可讓夫德脩以錫符奉命以行爭不為進

越也

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

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

嶽

善曰漢書音義謂告也款誠也言不廢脩禮地祇告誠

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祝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

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也至尊天子也浸

皇皇哉此

五臣本作斯

觀王者之卒

五臣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自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

而後因

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

五臣

日月之末光

絕炎

以展采錯

事

善曰漢書音義案官也使諸

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統曰摺紳先生謂經儒
之人也略教絕遠炎照展申宋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
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公猶兼正列其義被
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公為七摠之二
五臣本窮善曰孟康曰舊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
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
尚書傳襲因也
為一經眼度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
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述此理
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
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摠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

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五臣本英聲騰茂實
善曰蜚古飛字也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前聖所以永
萬世之後激揚太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
保大名為王者之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善
首者用此道

於是天子佈五
漢書音義掌故大史官屬玉故事者
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五臣哉善曰張揖曰
作沛音蓋切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作誠哉倫感動之意
也許皆切倫或為沛銑曰沛然溫潤貌俞
然也朕我也言我誠往哉將然封禪之議

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向曰摠納詩大澤之博
詩歌誄功德下四章之
廣符瑞之富善曰漢書音義詩歌誄功德下四章之
博也符瑞之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
富饒也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遂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善曰漢書音義油油雲行貌
如天覆萬物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善曰游遨也言祥瑞
雲行天下也濟曰壤上也游作也謂滋液滲疏漉何生不育善曰
風雨時可行其農作

曰參下漉也 漉水下貌韋昭曰漉音鹿 良嘉穀六

曰雨露液潤澤 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也 翰

穗我穡曷蓄 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也 翰

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 善曰此非唯雨也則君非唯

徧之我汜似布護之 善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

之來 善曰周書王季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

君乎君乎侯不蕩哉 善曰李奇曰侯

之獸樂我君圃 善曰李奇曰侯

具儀可嘉 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

旻旻穆穆君 善曰騶虞白虎黑文

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善曰漢書

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代切親見其來 向

貌蓋會聞有之今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善曰文穎曰其

乃親見其來也 天瑞之應 銑曰言其來見之道無 茲亦作於舜虞

氏以興 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 濯濯之麟游

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 善曰文穎曰

用享祉 善曰漢書曰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

之前因取燎祭於天用歆享之谷以祉福也 良曰濯濯

也徂往也 三代之前蓋未嘗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三代謂夏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殷周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 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 采色炫 縣耀 五臣 煥炳輝 胡

煌 向日龍光也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二受命

所乘 善曰文類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

乘 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 又於

受命所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之純反 善曰漢書音義

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 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

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 濟

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祥 依類託寓喻以

封巒 善曰漢書音義曰寓奇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記寄以

封巒 喻封禪 翰曰言依祥端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

密山之專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

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善曰尚書 兢兢業業 毛

也 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

之德而天子循兢兢而慎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 故曰於

慮衰安必思危 善曰太公陰謀愧之書曰安不忘危存

向猶恭慎此以而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

在假格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善曰徐廣曰假大也

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

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

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向曰祗敬也 濟曰

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

所闕遺言武 帝亦然

劇秦美新 并序 善曰李充翰林論 揚子論

其優劣之義漢書曰王莽下 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楊子雲

善曰王莽替移龜鼎子雲進不能碎

戰丹澤九辯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

願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

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翰曰劇其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

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

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

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諸吏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如官所加或列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良曰謂諸官也此雖自稱中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五臣本拔擢
倫比與羣賢並五臣本愧無以稱職恩比類也言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善曰若時登庸
欽明文思

曰南用也欽敬也尚度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道作氏父母為天下主善
尚書天子作民父母執粹清五臣本之道鏡照四海
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善曰
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聖人以神明其德
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善曰尚書
開闢天地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日新德謂莽往
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五臣有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常五臣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
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敗也臨與眩古字通史記丞相翟
謙賤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
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
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敢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濟曰章見也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

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善曰莊子弁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向日充

也 盡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音吁 善曰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睢

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魯靈光殿賦曰鴻荒縹緲厥狀睢睢

睢睢西京賦曰睢睢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野張目也 翰曰權輿始也祛開也睢睢睢睢睢睢不分明 或玄而萌或

黃而牙善曰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

色蒙籠始生萌芽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音吁 善曰言天地既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 天玄而地黃 禮記嚳嘔溲音嚳

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 向日剖判分也上下天地

也言天地之氣相蒸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善 言初有而生萬物也嘔蒸也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 生民之時帝

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銑曰天地既分是奇萬物乃生其人則 在乎混沌茫茫 五臣本作

有帝王存焉蓋將治也 在乎混沌茫茫 五臣本作

時暨五臣本聞罕漫而不昭五臣本察世莫得而

云也善曰混沌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 言

而謂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沌之中與一時而得濬溲焉 濬溲曰混沌混沌之氣也豐聞罕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

得曰察後世之人不 厥有云者 五臣無 上罔顯於義臣

可也言其實 皇 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皇皇 向中

儀 曰其有罔云者無有明於伏羲之皇者也罔無也 莫鈺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 善曰左氏傳石公曰糾

用之靡無 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善曰司馬遷書 著也 仲尼厄而作

春秋 翰曰孔子不見用於時以脩春秋因而發思也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眉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良曰孔子

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不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而暴虐 獨秦屈

五臣本 起西戎邠 秦岐雍之疆 善曰史記曰秦岷水勿切 起西戎邠 秦岐雍之疆 自并子為邠庸

之曰秦號曰秦 齊曰邠 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善曰秦

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良曰襄文宣靈金秦公諡也

此言因之基 五臣本 孝公茂惠文奮昭莊 善曰史記曰秦

襄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良曰襄文宣靈金秦公諡也 此言因之基 五臣本 孝公茂惠文奮昭莊 善曰史記曰秦

襄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良曰襄文宣靈金秦公諡也 此言因之基 五臣本 孝公茂惠文奮昭莊 善曰史記曰秦

襄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良曰襄文宣靈金秦公諡也 此言因之基 五臣本 孝公茂惠文奮昭莊 善曰史記曰秦

斯之邪政 善曰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 帝者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

之邪政 善曰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 帝者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之用兵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收趙拔

於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向曰稽述紀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良曰耆舊碩大也遠謂老儒也遜逃也

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但

七獮蝮而不臻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但犬獮人獸也又曰獮大不可親附也銳曰

鳳凰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但獮大齒人者甘露嘉醴景曜浸浸潭

淫之瑞潛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若藏也涖曰此瑞潛

而不大弗善曰滂也經賈賁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弗也

傳曰星字八比斗字之為言酒弗也步內切弗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善星尤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

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篆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壯於臨兆鬼信謂告祖龍死也神啟靈繹作五臣海水

也雲落也始皇時善星見

羣飛二世而下何其劇與善曰釋猶緒也言神靈歎其舊緒不福祐之

釋或為夜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其也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歎其

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善曰尚書 兢兢業業 銑曰兢兢懼也言為君之道兢兢恐懼不可離於身 夫能貞而明之

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善曰貞正也言既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兢集昧或為農 濟曰窮極皆

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現而暗昧者多妖愆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善曰

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微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向曰覽古者憑仁義而感應瑞而尚聞

有衰缺之理何自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 故若

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善曰尚書 若稽古帝舜夏

桀設紂也尚書威侮五行 翰曰若順也 况盡汎

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五臣伴 帝音信埽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

祐者哉善曰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 會漢祖龍騰

買切良曰言除掃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諷除也 豐沛奮迅宛宛葉音攝 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

宛葉地名 自武關與項羽無羽戮力咸陽 善曰漢書

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曉下秦軍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銑曰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

也創業蜀漢發跡三秦 善曰漢書項羽立沛公為

因陳三秦易并之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灌

于汜水之陽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玄

反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如

五臣儒林刑 五臣作形 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善曰

歷數綱紀也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 秦餘制度

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補益典焉 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

襲之也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

未能盡是以帝曲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善曰言

秦項故闕者也補弛者未道極數殫聞忽不還 善曰言

張洛曰典則弛廢也 逮至大新受

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

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向曰上帝

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極

數盡林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
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
玄符靈寶黃瑞涌出

符也靈寶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
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董承以者黃虞之列
焉涌出而瑞之 翰曰玄天黃地
澤必淳作澗勿滴

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
川流海亭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
海亭也餘皆水派貌
雲動風偃

霧集雨散善曰言衆
瑞之多
誕彌八圻五臣
作圻
上陳天庭善曰
八圻

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
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早霧露潤集而散天下
大廣於八方之境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德聲上陳於天庭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日
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
深淵頃岱曰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 向曰
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光出於國
歌詠響飛涌於天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
於是

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善曰尚書 明王奉若天道
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

尊之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善曰
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 乎億兆規
模至於萬世 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
奇偉

侖儻譎詭天祭五臣
作祭
地事善曰言衆端所以成臻
者由能祭天事地 翰

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
偉大也侖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
其異物殊怪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善曰
奉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向曰
奉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
十八章謂錄之為
登假格
白雲穹蒼鋪衍下土非新家

善曰假至也言衆端升至於皇天鋪衍
於下土穹蒼也 良曰登上格至穹天
五臣 其疇離之鋪衍疇疇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
天廣布天下非新家其誰能治之
卓哉煌煌真天

子之表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表儀也 濟曰卓大煌明表儀也

若夫白鳩丹

烏素魚斷地方斯蔑矣

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 殷湯有白鳩之祥

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 尚書帝昫太子發度河中流失流為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為瑞 漢書高祖及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 銑曰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蛇之應此之於此為受命甚易格來甚勤 善曰格至也言莽德盛輕蔑也 故受天命甚湯令衆瑞

咸至甚勤也 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

昔帝續 皇王續帝

無續 帝二字 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五臣

豈知作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恩垂務

善曰論語無為而治

者此辨也與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 向曰繼繼也踵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指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 帝

作穆穆明日也

五臣 作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

平声 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 尚書 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司馬遷書勤勤懇懇 銑曰穆穆夫不勤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 夫不勤

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

先王之意不懇懇則竟德不和 詩有竟德行 左氏傳註愷和也 尚書篤前人成烈 毛

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竟悟也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

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

善曰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胤胤續也紹繼

也 翰曰秘書之府 良曰胤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

懿律嘉量金科

王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

五臣作炳煥 照耀靡不

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王條謂法令也言

之典籍也宜備也臻至也翰曰懿文也律謂正時月之節

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德照式軒

旂旗以示之善曰式用也漢書莽立大夫卿車服徽冕

為旂向曰式用也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王條謂法令也言

之典籍也宜備也臻至也翰曰懿文也律謂正時月之節

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德照式軒

旂旗以示之善曰式用也漢書莽立大夫卿車服徽冕

為旂向曰式用也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王條謂法令也言

之典籍也宜備也臻至也翰曰懿文也律謂正時月之節

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德照式軒

旂旗以示之善曰式用也漢書莽立大夫卿車服徽冕

為旂向曰式用也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
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向曰若順也五爵
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經井田善曰漢書莽令天下公
言民田有三等之給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
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
井良曰經營也井謂田之畝數營而均之免人役漢書
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方甫刑善曰漢書莽分移律令
曰私屬皆不得賣之良曰方比也
孔安國曰後為甫侯良曰方比也
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
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
苗齊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圻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
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良曰匡正也司馬法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
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
善曰周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燦美
也翰曰恢大祇敬庸用燦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用之此
盛德美和
之風廣彼摠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善曰摠紳
謂經儒之

人也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鼓誦詩上傳言諫過
也向曰摠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習經義以為箴規
誦之道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善曰毛
詩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俾前
賢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銑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俾前
聖斐緒布獲流行而不韞韞論語五臣本作積有美玉於
斯韞積而藏諸積與韞古字通音讀翰曰俾使緒業也布
獲分散貌行廣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而廣
與行於時郁郁乎煥哉善曰論語郁郁乎煥哉煥
而不藏盛美之
言盛美之
言鬼神之望濟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尚書羣
曰允信塞蒲也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公既皆聽命又
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良曰百官羣
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平也姦宄寇賊
罔不振威善曰尚書姦夷猾夏寇賊紹少典之苗著
姦宄向曰無不振懼感德紹少典之苗著

黃虞之裔善曰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鞠為初睦侯

奉黃帝後嫡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帝典闕者已五臣本作以補王綱弛者已五臣本

虞舜芬之先祖張炳炳麟麟五臣本作燁燁豈不懿哉善曰麟七光

古字同用翰曰炳炳燁燁盛明也懿美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

內而洽侯衛厲揭列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要荒濯沐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

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良曰甸內及仁風濡濡淳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

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雷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厲而術深露也揭淺露也濯沐微露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

五臣本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尚書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一月朔

巡狩至于北嶽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記巡省四方之八閭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中宗增封泰山五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受命也管子曰至日封泰山也每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受命也管子曰至日封泰山也

神乃亦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我瓊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向日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

猶有事矣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

崇嶽溥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五臣無命

之臻焉善曰言養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吳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

而死者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養

而死者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養

而死者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養

而死者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養

也臻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五臣作向喁喁

恭如也善曰口口氏春秋 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奉瞻 矣論語素王受命 謙曰首六不理理 延頸歸德 翰

順服於君喁喁眾口喜悅貌 帝者雖勤五臣本惡為可

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適於何也 翰曰帝者謂 存也惡辭也已止也考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為 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 止乎言不可止也 宜命賢哲作帝五臣本 無帝字 典一

篇舊五臣本 作奮二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善曰言 宜命賢

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良曰且 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與公三篇而以爲一書曰襲行 於時以示來世計於臣下之心使 今萬世常戴巍巍履

無極也善曰魏魏高大也 論語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尚書 栗栗危懼 齊曰今乃世之後當高其德何繼魏言向人之 德後其謹敬之道 臭 許 馨香含甘實 善曰言明德比於馨 也栗栗謹敬也 臭 許 馨香含甘實 香且實故臭而含之

向曰今天下常與聞馨香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

之馨令目美之實德 正聲善曰易曰剛建中正純粹精也 翰曰鏡 鑒也聆也言天下詞諶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

疑庶績咸熙五臣本作庶績咸熙 善曰尚書曰庶百 工庶績咸熙 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 荷天衢提地陘善曰尚書傳 衆績功越逾 熙廣也 荷天衢提地陘 善曰尚書傳 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 回曰天下之上皆欣荷天道 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 陘 也

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此天下之上則也 日言封禪盛事 近可試 為之

典引井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 典者常也法 也引者神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 堯典美紹其 緒伸而長之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爲堯後故班生 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文四十八

三十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卻

郗五臣本苗等召詣雲龍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畧曰尚

書郎比海展隆然七畧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 小黃

門趙宣向曰小黃門官者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替語中寧有非邪統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替始皇語中向

處有非也臣五臣有對五臣此替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替何也

始言上贊中全述賈誼二五臣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秦之社

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替即召臣入

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

臣具對素聞知狀統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之固

知事非之狀於帝素本也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

後世善曰司馬遷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

故乃反微具文譏刺朝廷於卓司馬相如洿行無節謂私

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而至於疾病

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賢統曰言相如此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

賢於迂相去遠

遺微細五臣作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

史見意亦無以加之論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近非義士因史見意謂修春秋褒貶之

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昊

天罔極翰曰被學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臣固

頓首頓首五臣無下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

雄美新典而亡五臣無實向曰惟思然皆游揚後世

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美豈詠雲門者難

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和者難為珍五臣本無此

段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

萬分之一立冷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猶五臣有

啓發憤滿五臣作覺悟童蒙銑曰樂謂樂為其事光揚大漢

軼聲前代五臣本作世良曰軼過也言光揚大漢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熅熅於云又蔡邕曰

儀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翰曰太極混沌易太極是生兩有沈而

奧有浮而清蔡邕曰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

而沈浮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

混成蔡邕曰地体沉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

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銑曰肇命民主五

德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

一行始於本終於求則復始銑曰肇始也五同于草

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昧玄混之中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名則同經于草創真昧

玄混之中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亡士及吳能以相告故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亦不得而綴

也易系不得綴連綴和銳切厥有氏號紹天闡釋亦莫不開元

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莫乎其書猶五臣有得而

脩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

磨曰古帝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釋宗約天地開道人

事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万物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為帝皇之首上古遠乎其

書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釋治也遠也亞斯之代五

本作通變化神幽含光而未曜太昊曰亞次也言次此

難可知也其光不見則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靈謨

以冠德卓絕五臣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

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

冠帝位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神竟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

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五臣作亦命夏后稷

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

授漢劉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而行而

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

漢左氏傳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

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

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番秦者為劉氏以

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熙帝之載尚書答繇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舜亦不授

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大乃歸功於堯將授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象閭而恒文

乖彛倫斃而舊章缺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季末也王季子王桀紂

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帝乃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彛倫攸斃左氏傳曰季相子命臧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元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修之易云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彛常倫理斃敗也舊章古書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佑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聖命帝如行也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立其制度宏亮洪業表相祖宗替揚迪詒補其缺治其亂

五臣作哲 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相繼中為宗皆不設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其德向

曰宏大亮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率洪業立助祖宗替揚前古以繼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備哉

粲爛直神五臣作聖明之式也五臣死也字向曰右道既俗粲爛然其有文章也

式法 雖臯夔衡日密勿之輔比五臣本禘矣蔡邕曰

孔子也 善曰謂臯陶夔衡周旦也密勿備俛也 銑曰禘小也言古道之與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臯陶之徒備俛同心為之輔佐是以高光二聖辰五臣居其

域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 向曰天命既至則侯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明

而人利見之似龍躍于淵自試欲飛之拊翼而未舉則

意也易乾卦九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

威靈紛紜銑曰拊翼未舉欲飛也紛紜多貌海內雲蒸雷動雷爍必

文四十八

反 良曰威德 **胡縊** 一作五臣 **不泄其誅** 蔡邕

振動也標飛也 **胡縊** 智 **莽分尚** 作上 **不泄其誅** 日言

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 善曰史

記曰始皇崩趙高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

勝等反趙高乃使閻崇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 王莽地黃

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第等恐見虜掠

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奔避火之漸臺眾兵

上臺商人杜異殺奔軍人裂奔尸 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

威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

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而死泣臨也 **然後欽**

若上下恭揖 五臣 **羣后正位度宗** 蔡邕曰度君也

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王位居尊

也 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

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號也謂 **有于德不台**

即天子位也羣臣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五臣本台作急 **淵穆之讓** 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 善

字兼有嗣字 **淵穆之讓** 日尚書舜讓于德不嗣漢書

音義章昭曰古文台為嗣 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

尊之乃將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

此深美之讓也 **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 蔡邕曰矢陳

淵深穆美也 **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 也敦勉也毛

詩曰矢於收野魯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詰言勸

勉也言一聖取天下無號令兵眾陳列勉勞 **蓋以膺當**

奮擊指木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搗兵壓同 **蓋以膺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

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功之 **蓄炎上之列精蘊**

運也言堯允恭允讓漢受其福也 **蓄炎上之列精蘊**

孔佐之弘陳云爾 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蓋聚也 善

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翰曰蓋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

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陳大王道亦如

輒作漢室矣禮 **洋洋乎若德** 良曰洋洋美 **帝者之上**

樂既盛故云蘊 **洋洋乎若德** 也若順也 **帝者之上**

儀誥誓所不及已 蔡邕曰日本事曰誥誓事曰誓 洛曰

所載亦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願** 土可探也 蔡邕曰

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願** 責 洪大也

織細也 善口周易曰探賾索隱 銑曰錄布也言布觀殷
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織細也賾
也 並開迹於一篲善作同受侯甸之五臣本服

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

服勤勞冷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匱相子
新論曰湯武則文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
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翰曰湯及文王累也開
迹自於甲微如起一篲之士以成其山漸為諸侯奔世勤勞
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百姓也實 乘其命賜彤弧

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善曰韋顧既伐又曰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書曰西伯既勤黎 善曰東因也言因
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祖征伐也 向曰湯文一王皆承
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張弓也黃鉞金飾斧也韋在黎崇皆
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 至于參三五 夏京遷鎬

易文奉命征之各敬也

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重夏之

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論語參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 解朝四分五割並為戰國 毛詩考卜惟王宅是

鎬京毛長曰武王作邑於鎬京 尚書湯誥王歸自夏至于

毫 安國傳湯遷於毫 良曰周后稷至公刘遭夏亂去卻

之邰 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

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 天 遂自北而虎螭其

子所居曰華有夏京大也鎬毫地名

師滅天邑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 善曰北面臣位也虎

螭如虎如螭 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

如龍如豺如螭徐廣曰離音義訓同與螭字同 書肆子敢

求尔于天邑商 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虎龍之兵政

威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 是故誼

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政也天邑天子之邑

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勳德不其然與蔡

曰武子樂也護音樂也 孔子韶盡美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 延陵季子聘魯觀

樂見舞大護者聖人之弘也而猶有勳德耻於始伐也 豈

不然乎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廷九鬯于華邑

不然乎

義士猶或非之。鏡曰易以臣伐君故古人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同蔡注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乎。猶豈亦猶於。穆猗邠翁純皦。蔡邕曰：廟商頌猗邠，於邠，孔子曰：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邠皆美也。翁純皦釋盛明之兒皆謂大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向曰：嚴敬厚。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蔡邕曰：對越在天。善曰：越於也。馬奕乎千載。豈不克神頌哉。蔡邕曰：馬奕乎千載於也。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聖人以此齋戒以神其德。向曰：馬長奔。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誕略有常審言。五臣無耳。善曰：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二代神明其造。大畧

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变。言无殊功也。鏡曰：誕大朗明。渝变也。言大畧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礼樂篇籍。光其文。源明而不變。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汭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善曰：揚于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平。李注曰：坭埴為器曰甄陶。向曰：矧况也。汭上也。况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測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克堯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蔡邕曰：宣編也。龍襄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曰：緝熙。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光被四表。裕于上下。同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仁風翔乎海表。威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仁風翔乎海表。威

靈行乎鬼區

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

善曰尚書方行

方毛萇傳用方遠方也

曰區方也

鬼區即鬼方

善曰尚書方行

微胡璿

五臣本

而不順

善曰順養也向繼而不養言皆

殺之微細者无不安而養之意惡回邪瑣細願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匪堯不興

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聞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興也

鋪聞遺策在下之策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

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

毛詩明在上在下

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

不弘其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入以其節入

以其期亡胸眺側匿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覆天載地統宇宙而章三光

曰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

外運渾元內靈蒙

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蒙

芒或放也

性類循

五臣作修理品物咸亨其已

物咸亨其已

久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

良曰帝世謂堯舜世也

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无与敵者元敵也

乃始虔鞏勞謙兢上業業貶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蔡邕曰鞏亦勞也

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兢兢業業

業一日二日万機禮記王者功成作樂治之制禮 向日虔敬也羣勞也言漢有此成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之之理不敢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論制作封禪之事言之也

之事渙揚寓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

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大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士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于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善曰禮記曰至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易服色 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渙然 而禮官儒林屯用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篤海之土不傳祖宗之髮髯雖云優慎無乃蕙

與於是二事岳牧之寮食爾五臣**而進曰**蔡

曰慎而无礼則惠 善曰優謂優游也 尚書大傳周公作梁優游三年毛詩二事大大莫肯夙夜尚書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 向日言礼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吐下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二八也寮官寮皆也吐下

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日高祖**俯蹈宗軌**銑曰俯下

帝封禪之躬奉天經 善曰孝經 夫孝天之經也 良曰軌則也 孝者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

惇敦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尚書 惇敦九族九族既睦

曰惇厚九族和睦上下 辨折章服其化已洽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祖頰反 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 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 毛詩曰靖四方 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 濟

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安 燔扶 燔縣 五臣本 沈肅祇

羣神之禮備善曰爾雅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

地山川也肅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蔡邕曰魏恭

祇皆敬也 善曰尚書 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

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囿禮脩則麒麟

來應善曰廣雅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

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擾擾縮文皓質於郊信立則白虎

擾善曰騶虞也翰曰擾游縮黑皓白也升黃輝采鱗

於沼蔡邕曰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龜龍在

甘露宵零於豐草蔡邕曰德至天則甘露降善曰毛

夜豐盛也三足軒翥於茂樹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

翔飛向曰三足鳥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蔡邕曰天子寰內也

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坳牧也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日月邦畿阜犖方州洋溢

乎要荒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

遠國昔有五臣本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蓂莫之事

耳善曰素雉白雉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

火派為鳥其色赤毛詩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秬黑

黍也韓詩外傳貽我嘉黍薛君白發大麥也向曰音周

成之時有白雉赤鳥之瑞黑黍黃君臣動色左右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善曰

嘉瑞故動色而相趨濟濟翼翼蓋用昭明黃

毛濟濟多士小心翼翼爾雅翼翼敬也蓋用昭明黃

畏承聿懷之福善曰尚書嚴恭寅畏濟曰黃敬聿

脩懷安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亦以

之命奉脩先王之美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亦以

寵靈文武貽蕤五臣作宴後昆履以懿鑠善曰左

遠啓疆曰辱

見寡君寵靈英國毛詩胎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垂裕後昆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遺安安豈其為身而有顯五臣本無而有昆嗣懿美錄盛也

辭也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若夫受之亦蓋以光祖考之德

宜勤恁而旅力以克厥道蔡邕曰恁思也旅陳也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漢

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啓恭館之金滕御東

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頌頌河圖雜書在

東序流演也雜書皆存三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向曰啓開也恭館置金滕之所金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

於圖絨之以金書云地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句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

其古夫圖書亮章天哲也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

之後視而行之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孔繇先命聖

孚也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齊曰孔

道乎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繇

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

丁辰景命也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命也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

此王者之順命以創制乎人蔡邕曰易湯武革命順乎天應

制因定以和神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向答三

靈之蕃頌社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春秋元命苞造起天地

鑄演人君通三靈之祝文錯同瑞尚書旋機鈴述堯治世

放唐之文幹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三靈天地人也蕃多社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聖心善曰允信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於聖心也聖上之心大戴禮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向

清廟憚勅天命

五臣本無命乎

蔡邕曰蕤輕也善曰毛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尚

書勅天之命幹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蕤輕也清廟祖考廟也憚難勅告也

七十有四人

蔡邕曰辰至也善曰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

向曰伊惟也遂古上古也降下辰至爰於也此謂漢也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

俾而假素罔光度

五臣作慶而遺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

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素罔無大慶之瑞亦妄遺跡於舊傳俾使罔無光今其作有如合貽而獨闕也善曰

曰夏罪其如合孔安國傳合我也良曰自封禪是時之君豈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禮

聖上固以作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屢

訪羣儒諭

五臣本作命

咨故老

翰曰訪問也喻然也咨謀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事謀於

收老問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作五臣 覈胡仁

誼五臣本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蔡邕曰斟酌飲也希覈食也肉

曰希丹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日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者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洞酌彼行潦有覈惟

旅向曰斟酌飲也餽覈食也言與羣臣故老求道德之深原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酌飽也餽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既感羣后之

謹辭又悉經

五臣無經

五繇

之碩慮矣

蔡邕曰謹當也經常

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十言天下已舉五十之古而習吉鏡曰羣后百官也謹正也悉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將緝五

之本作乎萬嗣揚洪輝奮景炎

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善曰緝使也緝

與併古字通也。翰曰：俾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扇遺

風播其烈。良曰：扇動播。久而愈。五臣本。新用而不竭。

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汪汪乎丕天之大理。

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

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齊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且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良曰：唐

美唐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張銑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雀。善曰：李奇漢書注：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

鳥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於俗人所傳燕雀小鳥喻。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

乎。善曰：漢書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李春秋武帝召賢良文學，李士時弘年六十對策拜博士遷

丞相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
上拜為中郎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遠迹謂耕牧在遠方
向日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
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

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見主父而歎息 善曰漢書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即位
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主父偃齊國

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善闕下朝奏暮召
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 濟曰四夷四方之夷賓服

也制度禮法也闕缺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也不及如前人

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善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
本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

也以為善心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善曰漢
書衛青

其父鄴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姊入宮幸上
召青為建章監侍中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梅

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 翰曰虜獲也 斯亦曩

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善曰尚書序高宗夢得說得諸傳
嚴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

春秋審戒飯牛居車下望相公悲擊牛角而
疾歌銑曰言此救君之遇同之明已辭也 漢之得人於

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善曰漢書倪
寬治尚書為

侍御史上問尚書 篤行則石建石慶 善曰漢書石奮
長子建次子慶

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質直則汲黯十式 善曰漢
書曰汲

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十式言郡國不便
鹽鐵船有等可罷 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

內多嗜慾十式數言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善曰漢
書韓安國

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
士鄭當時字莊陳人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信天

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銑曰推奉也安國
所推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 定令

則趙禹張湯

善曰漢書張湯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趙禹隸人至中大夫隸音郤

銑同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漢書枚臯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殊寵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

滑稽猶俳諧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善曰漢書助為中大夫與

朱買臣並在左右

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善曰漢書

曰應對謂抗荅君上初歷方士唐都邑部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譙隆薦閎待詔大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

協律則李

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善曰漢書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桑弘

羊以心計為侍中

奉使則張騫蘇武

善曰漢書張騫漢中人以

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

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居在漢者匈奴乃洗武北

海上武持漢節牧羊武與匈奴于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

曰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善曰漢書衛青字仲卿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

受遺則霍光金

日碑

善曰漢書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如光並受遺詔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

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善曰國語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繼脩大業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善曰六藝六經謂脩武帝肇

而蕭望之梁丘

賀夏侯勝常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輸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

漢書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女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公頗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煩嚴之季為太子太傅穀梁卒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銳曰蕭望之脩齊書同善注言此交並以儒術進為著職

文章顯 向曰王褒劉向交文 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日漢書張安世字少孺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洛曰趙克國討西羌有以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善曰漢書黃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勃海太守人皆言用王龔訟止息鄭弘字釋卿為淮陽 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

楊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其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勃海太守人皆言用王龔訟止息鄭弘字釋卿為淮陽 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

為東郡太守吏民敬 長趙獨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况拜東海太守京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良昆昆於冀職平直 而有聲譽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善曰行法盛晉書 于宅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厥稱之善 銳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政也言改 命歸於晉 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善曰尚書侯天休命淮兩子二者代謝非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 向日俟待嗣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

且有代序因廢皆非人事所能致文質異時興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王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

其立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栗陸以前為而不

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相皇氏栗陸氏若

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執大象天下往良曰相皇栗陸上在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

切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相執導素之大法鴻黃世及以一五臣本民

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

為禮翰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堯舜內禪體文德也

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一人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周易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其昏暴天人厭高亮爭伐定功業也善曰漢高祖及

之故應而伐言曰高亮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子及紂而亂

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五臣無隨時之義大矣哉善曰周易隨元亨隨時之義

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古者敬其事則五臣無命以始

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善曰尚書月正元日舜格于

又祖廟告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

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

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翰曰古者

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

之事而禪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

位於晉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日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

于今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後漢書陶謙奏記於朱備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魏武為漢丞相時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善曰于空晉紀魏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李

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善曰于空晉紀魏文帝即位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

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知人則哲能官人魏曰言宣帝志性深

阻也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教術也御使少任教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與乘接權也故賢

愚咸懷小大畢力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

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鄧艾字士林義陽人典

子孟達東舉公孫淵善曰于空晉紀新城太守孟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善曰于空晉紀高祖

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之臣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

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二族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

詩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震陵

聞軍至而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歎藥而死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善曰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

征伐四克銑曰神略言智如聖王之法法言曰湯武相

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方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向曰善

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困柄奪謂高祖日

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善曰漢

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

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

謂吳與蜀爲援助而宣王能拒之衝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

繼業善曰于室晉紀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

政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

事輔政周易人謀鬼謀百姓亦能良曰屢救也鄙亦邊也衝

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翰曰繼業謂

相繼以成帝業

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美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

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二族楊州刺史文欽自曹爽

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

欽敗得入吳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

征拔之斬誕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夷三族向曰潛謀玄

見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

也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公刘克篤前烈

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

帝之業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

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

制之戰國策梁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善及庸蜀人良

日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二關電掃劉禪入臣

艾爲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日善

文選四十九

七

吳志曰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記鄧文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櫬詣壘門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

天符 善本 **人事於是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

矣 **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善曰于寶晉紀天子命太祖為

於周公權利嚴於伊尹 善曰世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世

位居體重言慎法 善曰周易君子正位居體法言曰重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

日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文選

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奠曰備物典策統曰非常之禮謂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

善本

善曰世

善曰世

善曰世

善曰世

善曰世

善曰世

善曰世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

故民詠惟 善曰

新四海悅勸矣 善曰

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善曰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 善曰

而獨 善曰

納羊祜之 善曰

策以善從 善曰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善曰

羣議而杖 善曰

之所善

之危弊車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稟武子曰善鈞從衆去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納其策

以從衆入

之所善

之所善

王杜之決善曰于室晉紀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

荀勗等異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祐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力大率翰曰咸寧武帝年

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由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

晉卻充奔奔疾戰于鞍奮候不俟介馬而馳之役不二時

江湘五臣來同善曰于室晉紀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

卒浮江而于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淮夷來同向日役謂率師役也二月

時江湖吳險固也夷吳蜀之壘垣道一方之險塞掩

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漢書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絕於

于里論語曰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八荒協于万国謂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

唐堯也虞舜也舊或謂舜禹太平之域大康之中天下

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教也八荒八方也

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乎故云同

文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問不閉

善曰東觀漢記建武十七年尚費重室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菜邑胡廣

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召伯所爰毛長曰爰草舍也禮記外戶不閉謂之大同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

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民相遇者五臣無如親

其價之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銑曰言禮義大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

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失也向日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富雖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自世

善本之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授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

論語曰百世可知知言喻遠也齊曰言雖未治上石太平武皇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善曰漢書崔

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善曰漢書崔

墓未乾于室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不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曰山陵未乾言時也駿為大傅作亂被誅母為惠帝母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

公楚王之變善曰干寶晉紀太子太傅益觀知中官旨

汝南王亮太保謝朏張華以二公所亡楚必專權使童猛言於后遺謁者李雲曰詔免朏廷尉瑋以矯詔伏誅朏曰夷誅也族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伯實沈之卻歲構門也善曰毛詩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于戈以相征討閔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宗室也商辛氏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于戈

相討言諸王兄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隳戮辱之

禍日有善曰毛詩赫赫師尹民具瞻之

言惠帝朝廷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

之誣善曰臧榮緒晉書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

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

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

朝為伊周夕為桀善曰莊子

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惡

陷於成敗毀譽曾於勢利於是輕薄于紀之士

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善曰

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簿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

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純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

後漢書李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夫
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也
內外混淆庶官

失才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誦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惟資讓能庶官乃和何曰混同者亂庶官也失才失

才
實曰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

錯也網維也組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
國政迭移於亂

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

結草之固
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充

杜回回踵而顛仆
良曰迭更也言亂人強者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閑塞之禁不如結

草以欄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
善曰于室晉惠紀蜀賊李派攻益州發武勇以

匹起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懼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畧揚州揚州刺史蘇斐降翰曰李辰石

水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
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
善曰王

劉淵遷離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弥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

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
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

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善曰于室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

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向日河洛之都皆為劉
劉粲所破化成立

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于平陽死於虜延故云山陵無所
何哉

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

也
善曰管子曰不供祖甲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七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漢書王加上疏曰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齊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耻也苟且猶曲從為政也言晉

于此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

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于京其弊猶貪法于貪

之弊將若之何 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

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善

于室晉武紀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都都尉 翰曰蓋皆弓

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

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

也善曰曾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又相訾銑曰弓馬

士謂劉淵也驅走大謂王亦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眾

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脫未為兵烈衣裳為旌非戰國

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向曰未農

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裳為旗旌

皆非戰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曰尚書

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畧者乘勢以要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

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出漢中曰梅福上書曰高祖秦

如鴻毛取楚如拾遺芥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

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

長安也拾遺謂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

猶不獲善曰于室晉紀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僮戶塗地百不遺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

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

胡張平為妻 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夫

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

其勢常也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夫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商

曰民如六畜任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

天子之器也。羣生，生萬人，也。畜養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文善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
於字。原未嘗斲靜也。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
于原。向日防堤。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
也。險也。靜息也。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古
可以爭競擾。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古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
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善曰：禮記：聖王之制祭祀也，
患則祀之。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百姓皆知
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已不自主利者。百姓皆知
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善曰：左氏傳：子產
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
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
姓，凡主耻人，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
以自養。

鬱比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善曰：毛詩曰：鷓彼晨風，鬱鬱比林。孫卿子曰：川淵深

而魚鼈歸之，刑政乎而百姓歸之。川淵者，尤魚之居也。國家
者，土人之居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
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

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

之，斷刑罰以威之。

善曰：孝經：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

向：諡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

善曰：孝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禍福。良曰：諭曉也。

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篤

眾知何方。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翰

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皆樂其生而哀
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何正道美方道也。

其死

善曰鵠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

善曰孟子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安其君樂其俗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耻篤於家間邪僻銷於胷懷

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禮記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体向日

故其民有見危

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

又況可奮臂大呼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

聚之以千紀作亂之事乎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

響應良曰于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

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

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

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土安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有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傳韜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毛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善曰左氏傳韜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毛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善曰左氏傳韜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毛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善曰左氏傳韜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毛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善曰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鄭

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善曰毛詩序后稷生於姜嫄姓也嫄后稷母名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 故

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配天又播殖百穀養民乃社天

下无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于后稷而得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卽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毛

曰粟成熟也后稷教古種黍稷克改封於卽就其家室無變更也銑曰實是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卽后稷舊居先以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

亂去卽之邇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畏猴糧于

橐託于囊 善曰毛詩大雅又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關其民裹糧食囊之中

棄其餘而去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卽不克使

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巘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巘也巘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或下原以覆

也 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

杖策而去之 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大王

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大王王季子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是杖柱

也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

也 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

如歸市 善曰毛萇詩傳 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

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人謂公劉所居幽人也皆曰仁
失也從之如歸市
人之君不可失也從
之于豈如歸市
居之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三年

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太王亶父止于岐下百姓扶老攜幼
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每勞來而安集之
善曰毛詩序萬民離也收不
從者斬多
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
安其君而能勞來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乃左乃右乃彊乃理乃宜乃斂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定乃安隱其君乃左右而處之乃彊理其
經界乃時耕其田故者鄭玄曰時耕曰宜
毛曰毛詩大雅文也

以至于王季能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貌其德音
善曰毛詩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能制義曰度猶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
貌其德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善曰毛詩大雅文左傳勤施正九
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

長克君載錫之光
善曰毛詩大雅文左傳勤施正九
日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曰克

君毛賁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
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
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惟新鄭玄曰大王國于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喪之也向
日脩貝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
惟新者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美也
惟新鄭玄曰大王國于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喪之也向
日脩貝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
惟新者

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見
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人能
述思多福向日翼恭敬見昭明也聿述
懷來也言能恭敬遠來此多福

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貴者養
善曰毛詩行葦序又良
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苗者黃髮
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也言以成福祿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又良
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苗者黃髮
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也言以成福祿

躬行四教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于四

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頽辱之事化天下

以婦道善曰毛詩葛覃序詩曰葛之覃兮毛長日葛所以為婦道為婦道之事煩辱者統曰師傳女師傳母也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毛詩大雅文毛長日刑法也鄭玄曰

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于家邦

又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又能正理于國 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

之士有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賢也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善曰毛詩六月序鄭玄曰內

謂諸侯外謂夷狄良曰天保

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 於是五臣本天下

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曰天命未至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

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于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

侯史記曰武王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天命未

至也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

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

以謙退之道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

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善曰琴操曰崇

侯譜文王于紂 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于

皆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尚書傳湯順天應人逆取

順守三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

財統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于紂故

曰獨夫也名教謂守令也保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

安也謂安民也

善也

謂武王身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濟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鬪王欲遷之太

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常昭曰其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

以始安民凡十五王在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

王謂后稷不啻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克弗毀命公非高圉亞

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王若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

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

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

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五臣元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

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曰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翰曰節

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善本

根之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立政者其揆一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

作人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善曰禮記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亟急如此亟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廢桀以便事不及脩公

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戾曰或多難尸子曰

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濟曰多難謂四

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其雄謀
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不父公劉脩仁恩也
受遺輔政屢

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善曰魏志齊王芳字蘭卿

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察帝以太后令遣芳歸
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也良曰言齊王不明不得
如太甲反位于亳也亳太甲都
高貴沖人不得復子

明辟
善曰魏志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
魏氏春秋曰帝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克

目外入帝師潰騎督成以帝崩于師尚書曰惟
予沖人弗及知父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
鄉公髦後奉兵相府諒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于
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
得如成王反
一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二
善曰二祖景文魏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
明君之位
之會也
善曰二祖景文魏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
不暇如武王與兵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
而會諸侯

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善曰景福
殿賦曰武

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
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

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善曰于室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其尚元為貴談莊

老少有說事齊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驅辱
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
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取誕而退莊敬
談者以虛

薄為辯而賤名檢
善曰本傳徐善曰王隱晉書王衍不治
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中劉謙晉紀

應鑿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羣俗
統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行身者以放濁

為通而俠節信
善曰劉謙晉紀應鑿表曰以容放為夷
連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于阮

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
賊守節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俠
進仕
者以苟得為貴而矜居正
善曰鄭玄毛詩箋祿仕者有
得祿而已公羊傳君子大居

正向日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

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空署空是以目三公以蕭机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善曰于至晉紀言君上之設虛談也蕭机未

邪正皆謂之俗吏善曰于至晉紀劉頌任朝忠正才

依倚無心者皆名書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擴大也謂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風夜匪懈者蓋其咄點作點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病矣善曰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毛詩肅

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

相資次善曰崇讓論非執家之子卒多因資次而進之說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起進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五臣无士字周流之兒風塵以善曰論語注悠悠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惡皆奔競勢利

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銑曰言官雖多无

有能讓奉善曰于寔晉紀時禮子直著崇讓而置之省讓求具督者雍無而少

府列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善曰于寔晉紀時禮子雅制九

班而不得用善曰王隱晉書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裝頓有所駁翰曰作九班之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晉校尉傳咸劾直正所果于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成多不見從

從銑曰傳長虞為司隸校尉削後執政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擲織紵皆取成於婢僕善曰禮記婦

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擲織紵見下句向未嘗知女

工絲枲齊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善曰禮記曰女子

治絲繭織紵組紃周易曰在中饋无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

非无儀酒食是詠濟曰絲洽爾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

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之此事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

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

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善曰尔雅婦稱夫之

姑禮記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男子親迎男先于女

柔之義也公羊傳勝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媵

媵禮記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也尚書說命曰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

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劉柔謂陵夫之

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父兄不善作弗字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

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善曰禮記在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

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資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禮法刑政

且不以為非禮况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

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銑曰鑿契鑿也言刑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至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善曰左氏傳齊仲孫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五臣有也字善曰于室晉紀阮籍放蕩不曠達君喪不帥常檢濟曰阮籍放蕩不

依禮法代以為遠人則知禮蔡明弛也弛廢也察吏純賈充之事五臣而

見師尹之多僻善曰于室晉紀賈充饗中官度純後至有小事非事不了是以後在俗言純乃祖為五伯又曰曰克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良曰師尹大臣也僻不考平

吳之功而善无知將帥之不讓善曰于室晉紀王渾愧欲造江而王濬先

之乃表濬遠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讐

將帥不讓善曰于室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橫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后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

置馮翊平陽帝弗聽銑曰悟竟也言思此謀則竟戎狄為寡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于室晉紀魏氏虐无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又上履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灵帝曰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文選四十九

吾雖不及古賢，猶勉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于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善曰：于室晉傳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郤大鼎于宋，藏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寃賂彰也。濟曰：核考也。

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善曰：賈誼過秦篇，陳涉材能不王矣。乎民鮮久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寸常平理代之主。

辛有必見之於祭善曰：左氏傳：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善曰：左氏傳：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善曰：左氏傳：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初，甲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札先亡矣。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又况我惠帝以蕩善曰：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賈賈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消况我惠帝以於蕩之德而臨之乎？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善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懷帝承亂之後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得位羈於疆臣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敗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東海王越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善曰：于室音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之子，隨刃墜。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也。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南越許穎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
有輔立之計 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心許豫州刺史閻
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
則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蓋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廣雅曰命名也 銑曰去謂然懷帝初載嘉禾生干

去晉室也 雄謂有威之稱南昌 善曰徐廣音紀曰太康三年八月嘉禾生南昌曰九月懷

年也嘉禾瑞穀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善曰于

也南曰郡名及國家多 慧宗室迭

日初聖氣考言豫章廣陵有天子興 善曰毛詩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公曰通

氣 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以

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罹皆卒

於傾覆 善曰王隱晉書以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

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許曰曰

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資當太子趙王倫駝殺賈后帝詔

謚適為愍懷太子 武白王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五護軍

孫秀既害石崇等以俱允允逐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

允兵四勝脂破無前倫息度為六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

遂害允 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

穎謙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單立穎為皇太子張方

廢穎歸番遣田徽殺之於鄴 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長兵

校尉齊王問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顓欲廢

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翰

曰同善注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身誅戮也命也而懷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善曰于室晉惠紀 詔豫章王熾為

懷皇帝尚書 曰天位艱哉劉向之 五臣 議云滅亡之後有少如

五臣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

無其明按愍帝蓋秦王子也 五臣 得位於長安

長安 五臣無 固秦地也 善曰于室晉懷紀 關中秦王業

長安字

為自太子本吳王之子出為秦獻王

長安字

後皇帝崩太祖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說曰讖驗也謂而
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兩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而
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善曰干室晉紀愍帝詔琅邪王獻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
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 故改鄴為臨漳漳
王保字景度太尉瑛世子或
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等

及身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
中也 何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

劉聰所虜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者乎五臣作也字 善曰三詩曰上帝

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

言天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淳耀之烈未渝故
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
王愍帝朝于平陽陝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
以淳耀啟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
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
之德故其子孫日昌盛也 烈業也偷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
言天子業未變故大
命再集於東晉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
若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五臣作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二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善曰禮記曰辨

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譽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克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譽立止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十一以贈之合百二十二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李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出婦掌祭祀賓客喪禮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或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銑曰夏殷以土畧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通布務事也

女史彤管記功善過

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娵貽我彤管

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居有保阿之訓勳

有環珮之響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

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踰閭必乘安車輪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駟駟

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璫玉有環長曰保衿也阿荷也

所誦養母及荷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璫玉為之以飾行步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活其色

善曰白

閑雖樂得淑文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活其色哀窮窶思賢才

以配君子使不

所以能迷宣陰化修成內則

善曰魏文

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事修古戒也記有內則

篇銑曰宣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房肅雍險諷

險諷

不行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

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諷私諷之心

故康王

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

善曰列女傳

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

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姜后首齊侯之女宣王

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禮而晏朝濟曰閔雖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魯過也康王晚朝
內人調關雖詩以刺王官王晚起妻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
王失禮且安朝以見君
正樂色亡德也
父周室東遷禮亭周軟諸侯借

縱軌制無章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維也周室微諸侯以
強并弱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

無尊卑之別章別也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侯
蔡姬皆無字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

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曹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
子生公子雍公子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平有寵

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王管仲
卒五公子比目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三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朝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
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而中大夫
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掃

于公公田姬宣諸官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于大夫遂死于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

奔新城目縊而死統曰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也
驪姬戎人之女元大也

齊武孟等家嗣昔太子也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
五子爭立為亂家嗣晉驪姬謂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

家長邁遇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善

屯難也毛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論亂嫡妾
之禮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也詩

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乱失明暗之節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

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

官備七國爵列八品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
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

漢書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良曰以乱寵愛妾破國亡身
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盛重色之所由
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
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 善曰尚書傳曰厘理也 翰高祖帷薄不脩孝

文在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漢書孝文嘗皇后

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任禁中常同坐櫃子

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

在席卑席 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

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 然而選納尚簡飭玩華少

甲無辨在席卧席也 五臣本 自元武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

十四 善曰漢書贊曰漢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好元

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

帝置婕妤好姪娥容華克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

品為十 妖倖毀政之符外 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

矣 洛口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 及光武中興斷離

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

焉朴 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弊為國斷離 六宮稱號

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

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

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

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

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翰曰美計也請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明帝聿遵先旨宮

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 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闔之言權無

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闔之言權無

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善曰禮記外言不入于閭內言不出於閭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而授與者善曰令善問向使因設外善曰

威之祿善曰如淳編著甲令善曰如淳者前帝第一令漢書注向日謂因明帝甲令

之法編善曰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善曰

防閑未篤善曰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閑不固故使善曰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善曰後漢書書宗善曰

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善曰重器天子位也善曰

濬蠹自古雖主幼時艱五臣王家多釁委成善曰

志意合也濬穢蠹虫冢幸大臣也善曰唯秦辛善曰

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史記曰善曰

女為后魚子立異毋弟為昭襄王善曰秦武王取魏善曰

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善曰唯說秦昭王言穰侯善曰

擅權於諸侯善曰向日辛太后襄王毋善曰漢仍其謬知患莫善曰

穰侯秦相魏冉也善曰嬴秦姓善曰漢仍其謬知患莫善曰

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期者善曰

六后善曰後漢書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弼帝崩善曰

顯立濟北惠王子比鄉侯懿相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善曰

太后與兄冀立之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靈太后善曰

與父武立之章德靈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善曰

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昭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善曰

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靈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善曰

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善曰

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善曰仍因謬也善曰

外立謂非王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台謂鄧善曰

莫不定策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顯濁之主臨朝稱詔各異

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

纓纒繼於囹圄之下善曰後漢書謝弼上封事

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公冶長可妻也雖在

纒繼之中非其罪也毛詩宜行宜獄良曰帑帳也孩童

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

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海敗速至纒繞也纒墨索也繼幸

也囹圄獄名也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

爛為期善曰運命論前釜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

劉胤商貨繼路繼與山巨源書曰禽雀長而見

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撲

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

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終於陵夷大

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

運淪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二千二百年

命言大運一終魏曰陵夷微也詩書所嘆略同一揆

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善曰毛詩赫赫宗周褻姒滅之滅威也尚書曰古人有言

扎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言此嘆與漢畧同一理耳揆

也故考列五臣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

而同正號者並列于五臣篇濟曰行迹謂所行其

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

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五臣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

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

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

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四十九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

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擘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向曰咸皆也皆振其勇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善曰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濟曰稱為

文選

佐命者亦是有志深才能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揚掌誅茂績推

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策計也言本然原夫深圖遠筭

用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

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

燕五臣本通矣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鮑牙隄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於被盧命趙衰為卿讓於先

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降自秦

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五臣本皆武人屈起

亦有鬻繒屠五臣本狗輕猾

亦善曰漢書曰霍嬰與陽徒陽敗繒者也高祖為

衡之地善曰班固漢書管仲左右故勢疑則隙生

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繆五臣本信哉終見菹戮五臣本

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自茲以降迄于五臣

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五臣紳道塞賢

能敵壅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繻繻紳生之畧術

臣瓚曰繻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繻繻紳生之畧術

臣瓚曰繻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繻繻紳生之畧術

臣瓚曰繻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繻繻紳生之畧術

臣瓚曰繻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繻繻紳生之畧術

臣瓚曰繻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繻繻紳生之畧術

臣瓚曰繻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摺紳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

道塞謂賢才雍塞不得通也漢書蕭望之署小

關之怨善曰禮記大人亦及以為不肯錄錄及抱閔為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

可勝言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室而迷其邦淮南

枉之志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且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

雖寇鄧之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且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

士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五臣本有特進朝請而已善

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方二里為執金吾鄧禹字

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舉字伯昭封好畤侯

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買復字君文封東侯食六縣以列

侯加位特進蔡邑侯斷諸侯功德優盛顯遷所異者賜位持

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律春日朝秋日請良曰鴻

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行進而

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

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善曰格取也言取功臣何者

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撓五臣本情則違廢

禁典善曰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

直則傷恩愛曲情於私則發典憲選德則功不必厚

舉勞則人或未五臣本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

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

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二也若

三分而仕則中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存毋推子而行有于權毋而行常昭曰重為毋輕為子衡平 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語中傷者尤多

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谷大功建武之世

也爰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

善曰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失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外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

延慶于後善曰後漢書即顯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均同也休外義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有而字郭仍亦議

五臣本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純曰留侯張良

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吾屬無患矣郭俊謂光武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具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

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善曰

班固漢書引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人主臨之以至公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求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賢路廣開也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古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向日永平 合三十二人故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

依五臣本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次云爾日

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

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有宦又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即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尉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帝座旁而周禮有故周

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曰閹

中門之禁鄭玄曰中門于外內為中 銳口倫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十人奄十人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

寺侍人掌女宮之戒金曰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

戒令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寺人王之正

日王之正內謂路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閹尹審門閹

謹房室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

之屬也重閉外內門 良曰閹尹閹官也問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

巷伯刺讒之篇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

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官中閹官也 然宦人之在王朝

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元

善曰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元

善曰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元

帝以石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偏焚八宮而

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斬序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又速遣之向曰稍漸也言斬廣林能者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

而用之冤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告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白臣舍人蘭相如可使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及進蘭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強盛是著功也庸功也

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傳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宥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在宋世預曰十八內謂官豎刁也史記豎貂為豎刁並音周左傳楚客聘於晉過豎刁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飲用豎刁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美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弊惡也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秦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

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禁邑曰天子命令之別二

曰制書然制非皇帝所行故曰制也漢書劉澤傳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張澤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鎖婦人之間鏡曰謁者宦人

文官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有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

文時宦者則趙善曰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善曰漢

談北宮伯子善曰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及以

官人主之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

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善曰元帝之世史游

為其善曰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就一

作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善曰其後弘恭石顯

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善曰漢

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

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銀

不得復進用銑曰望之自殺堪廢銀善曰中與之初宦官悉用閹人

不復雜調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善曰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

弱而竇憲兄弟專撻威權善曰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善曰永平

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撻國柄

有威力于天下善曰內外臣僚莫出親接所與居者唯閹

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善曰後對反善

居禁中知淳漢書注省中本為禁中禁中者門戶有

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元惡大憝良曰言和帝幼

劣竇憲專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宦而已後

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謀誅之數惡也大惡則憲也

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善曰後漢書鄭眾字季產南陽人初帝初竇憲圖作不軌眾

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

翰曰司善注官卿善曰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善曰後漢書

則大長秋善曰安帝年號延

平 銑曰 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五臣本作其中

常待至有十人小黃門五臣本有二十人改以金璫

古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日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鄧后

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善曰立廢帝太后臨朝濟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惺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

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善曰後漢書朱穆曰

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良曰

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

不委用閹人以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善曰後漢書諫議

通國命 朱穆曰今權宦傾覆朝室于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

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

王法令也言皆出 非復掖庭承巷之職五臣本 閹牖

於黃門

房闈王臣本 之任也善曰漢書 掖庭八丞又曰承巷

承巷僕射 銑曰宦者不掖庭閹房

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承巷皆宦

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后之策善曰後漢書

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

年帝朝立比鄉侯為天子十月比鄉

者長風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

乃可成渠然之比鄉薨程與十八人

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諸保安帝之子 曹騰遷中常

費亭侯大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

長秋 到人具瑗魏郡人左惜可南人唐衛

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

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

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

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

武原侯瑗東武侯增上

蔡侯衡汝陽侯五人

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迹因公正 忘固主心故中外服

從上下屏氣

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屏氣似不息者後漢書陽球既誅王莽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閣臣之威皆屏氣而恐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

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

當今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

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閣宦之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

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善曰陳音曲求則寵光三族

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善曰陳

所爰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

孫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善曰枚

賦高冠冠馬長劍開馬言或問也我紆朱懷金其乘不可量

也李軌曰朱紆也四曰高冠長劍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題官門

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

數

善曰尚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日即因銅虎符三

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世言如此十數人

府署第館基

五臣本作基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冰純霧縠之積盈仞

五臣本作珍藏

善曰毛詩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璞而得玉焉漢書齊地

織作冰純臣攢曰純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織羅垂霧縠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

過半是闈人親屬純縠也

縠紗也冰者如水嬌媛侍兒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

善曰左傳子西曰今閭夫差宿有姬嬌嬪御而社預曰妃

嬌者長子昌言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

子謂之疾曰高臺深池撞鐘舞文良曰嬌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備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狗馬飾

彫文上木被緹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上木衣綺綉 綱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上木衣綺綉 皆剝割萌

黎競恣五臣本作 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

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 身熏子以自銜

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

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同惡相濟尚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

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國語注山居曰

之甚緣其嗟起其說言動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

出禍從旋見孛戮善曰尚書予則孛戮汝 良曰

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靈

凡稱善士莫不罹

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

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後漢

書黃向對策以為臺英之表後漢

官曲節等矯詔將兵誅武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

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同惡相濟尚

善曰國語注山居曰

善曰尚書予則孛戮汝

善曰東觀漢記靈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後漢

善曰黃向對策以為臺英之表後漢

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同惡相濟尚

善曰國語注山居曰

善曰尚書予則孛戮汝

善曰東觀漢記靈

皇后為大將軍，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駿、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秦因愚弱之臣運。向曰：戚親譏諱也。疑，召謂遲，伯未漸之間，而見滅。雖袁紹也。言此者，亦漢之運，人即盡平，極盡也。

龔行夷夷無餘 善曰：後漢書：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駿投河而死，尚書今

予恭行天之罰。左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愛夷，猶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萌。洛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受列也。夷，殺也。無餘，言摠盡初衣，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善曰：史記：伯夷歌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良曰：袁紹誅閹官之暴，而自為亂，故云。

自曹騰說 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梁冀竟立昏弱 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善曰：尚書：寧王遺我龜鼎，大室龜，紹天，明命左

氏傳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魏武曰：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運於魏。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五臣無然字。善曰：左傳：晉荀

林父及楚子戰於召陵，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 五臣本無傳。

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讓道不見襟，居無名，王侯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良下乾上，遯，象曰：遯之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遯是遯之時義大。

又曰不事王 善曰：論語：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自

侯高尚其事 善曰：周易：靈卦上九爻辭：良曰：事謂幽寂之事。

天而不屈穎陽之高 善曰：論語：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自

氏春秋：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山遂之類水之陽

良曰武盡美矣

全孤竹之絜善曰論語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

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善曰琴賦軀制風流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其道善曰論語賢者避其地向曰謂迴迹避濁凡以今至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

也症病激潔然觀五臣本其甘心猷猷之中憔悴江海

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甘茂北人無擇此人無擇

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上避世之人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善曰

耻之賓屢黜不夫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大焉雖

於海上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耻以救人雖三遭退

而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善曰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

文選卷之五十一

世說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直不取介之性也

故蒙

世說

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相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音然也 銑曰適向也橋直也言直易彼雖經經有類二賢之性廻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

沾名者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也曰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經經堅勁免沽名謂沽賣其然而蟬蛻 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善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正寰區國之封域也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正 善曰淮南子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世而優遊及偽之生

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心 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善曰荀卿子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 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

外物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 慈夜 義憤甚矣 善曰東觀漢記王莽篡位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 銑曰微弱篡奪也 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然而去之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善曰後漢書胡烈清高有志節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 左傳王使警言相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見於本塞源 毛詩序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 濟曰言漢朝言以繫之士 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善曰法言鴻飛冥冥弋者向篡焉朱裏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篡誤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篡取也言白而飛既高弋射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

文選五十

弘贊上方欲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礼有 旌帛蒲車

之所徵責 後義 相望於巖中矣 善曰言招之或旌以帛 漢書武帝以枚

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微服乘周易黃于丘園東帛弔弔 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東帛帛滿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貴節也相

望巖中言 若薛方逢 步江 萌聘而不肯至 善曰漢書薛

多也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疾辭謝曰堯舜任上下有巢許令明

主方降唐唐之德亦德也 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恭說

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後漢書逢胡字子

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守前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

即位徵明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迷所以徵我者

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

徵不起以壽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善曰後漢書

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

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

咄子陵不可相欺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者德巢父况且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周黨字伯况太

原人建中徵為議即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澗池後又復

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殺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

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王霸字仲儒太原

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

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郭

以病歸隱居守志 注一方得而羣方失 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礼

記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

遂志士無不懷 斯固所謂舉逸人 五臣本 則天下歸心

其仁心 者乎 善曰論語李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翰 肅宗亦

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 後漢書肅宗孝

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敕納忠言肅宗

敬重之以疾乞骸骨高鳳字文通南隔人建初中將作大匠

任隗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

隱身漢鈞終於家 當朝處子取介 五臣本 與卿相等列 善曰東唐徵補亡

有羞 詩室堂處子

文選五十 十四

楚辭獨耿介而不隨俗
向曰猶斬也邪孽謂閹宦之屬也處于請隱君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取也
列行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善曰論語

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又也狂狷乎濟曰蓋錄其絕塵
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善曰莊子顏回問

不及
五臣本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善曰莊子顏回問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騁乎若後司馬虎曰言不可及也論語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
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善是 非焉

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

愠分情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兒有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罔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行之德王者祖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統曰靈異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善曰毛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又曰情發於六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

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言多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不見歌文古猛虎行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派彌著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如風之散

如水之流故曰弥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
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弥加明著
屈平宋玉道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播芳塵之馥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道引源本
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 振牽也芳塵謂美声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天 善曰仲長子昌言英辭雨下吳越春秋衆師謂龍王曰
吾王德可刺之於金石淮南子天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
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
其聲有意于雲長卿亮不可少也 曰曰英美也言 自茲以降
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

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 善曰濟注 濟
曰俞益也楊雄

異軌同奔遞相師祖 善曰禮
記曰仲 雖清辭麗曲時發

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法曰蕪
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

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善曰平子弘衡字也 銑曰艷美
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一祖陳王咸蓄盛藻

音響 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 尚書王如不敢及天
基命定命 魏志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
文自武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
號曹氏基命謂魏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
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 甫乃以情緯五臣本
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 以文

被質 善曰鄭玄 周禮注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齊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
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

質為體良曰一班謂叔皮子孟堅情理謂得事之實也並

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二世之士各相慕習源

五臣本其颯派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

作原字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可家之言颯派

即風派言如風之激如水之流廣雅祖決也良曰擅專也

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派皆徒以賞好異情故

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意製相詭善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

元康潘陸特秀善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降及

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綽

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善曰論衡曰德弥盛者文亦縉又曰

上日星稠繁文綺合或能得得失奏便宜庶經傳文如星

月若合于雲唐子高者並為高同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

工有綺縠也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躡班固賈誼曹植王

粲也縹繁飾也星稠綺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善

綺合喻文章秀媚善書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千餘

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

也高韻謂應揚林之文良曰遺風餘烈事極

江右善曰史記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文王在晉

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

騁文辭義殫乎五臣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正始中王弼

遂晉焉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

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

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孝者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

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

將百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雖比響聯辭波

屬雲委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齊曰屬續委

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

積也言文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

章盛多老子道德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黃帝於乎赤水之比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

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良曰上德謂無為之道麗之辭無

聞焉耳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翰曰適猶美也言比寄道德不為

美辭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善曰

續晉陽秋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大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曹之辭而風騷之辭蓋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

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銑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淳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典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

後昆善曰吳會早具所會也鄭玄周禮注具者託事於物也休裁制也謝承後漢書魏明為河內太守明密

法令尚書垂裕後昆向日類類延年謝靈運標高方並軌迹範法良嗣也若夫敷衽論心

商權前藻善曰楚辭曰馳敷任以陳辭陸機樂府篇商權為此歌濟曰衽襟也權畧也言布襟論

心商權前人文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

八音協暢善曰文賦曰響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良暢通也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

之象翰曰言顏色音聲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各隨物宜所適官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舛也

言官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若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向日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妙達此旨始可言

輕重悉異相避不可同聲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諷高歷賞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

高歷載辭人所其傳賞 濟曰先士謂先代制 子建函京
文之仕也茂盛諷誦也歷實謂歷代共賞好也
之作仲宣灞听之篇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
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

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
首望長安 濟同善注

句 善曰孫子荆陟陽侯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王正長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良司善注 並直

舉句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翰曰
也言此上四人並以曾隱之辭非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

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 雖文體稍精而此
代 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 雖文體稍精而此

秘未覩 銑曰稍漸也此秘謂音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
韻調適也覩見也

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
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

非人思慮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
所至

遠 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曹
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文見

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
不然請待來咎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不然請待來咎 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
成之妙也謬誤也 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
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
故作此論 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
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
此傳以
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 蹈道則為君子
無通字

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 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 屠釣卑事也

類類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 善曰

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太公望呂尚以魚釣奸周西伯戰

困策道雅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高宗夢

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彤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肖爰

立作相同日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傳說代

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岩之爰言此二賢皆自 非論公侯之

世則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 明

敷 五臣本 幽仄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敷又陋 良

周之主皆明奉暗陋之賢 逮于 五臣本 二漢茲道未革胡

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

名動京師 善曰 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

瓜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

世貧賤父為牛鑿同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仁吾不敢

先狎印綬漢書鄭子真名震乎京師 翰曰逮及也二漢前

後漢也茲道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奉孝廉

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奉孝廉廣有大家於京師牛鑿乃

醫齋牛 且士 王臣 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

疾之人 崇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貂

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

安故曰西漢 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

侍中晉令侍中除書表奏以官掌署之應劭漢官儀侍中出則

佩至抱劍 漢書東方朔初為常侍即後奏泰階之事拜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當辭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

官表即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

有給事黃門 漢官儀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

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慎也答

文選之五十一 三十

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向日侍中之官大出則負至小出則驟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郡縣五臣本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執族善

掾吏卑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李得宿衛十有餘年 濟曰豪勢謂權執之家言並

逐才而用 若非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君子不居賤職衰

族不步清階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

高卑 善曰國語后稷始基靖民尚書太王肇基王迹列子

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 因此相公遂

為成法自漢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于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自州置州都而擡

其義 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 同曰言舉人 都正

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

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濟曰言州都

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放時宜品錄聲望多

少隨聲望之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

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

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

門之予不居上班 濟曰言勢族不居下品寒 歲月遷訛

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善曰言衣冠之族皆

訛偽也斯風謂用執族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善曰衣

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 冠以外

皆同下利翰曰自此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

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善曰左傳人有十等與臣隸等臣僚僚臣僚

差用成等善曰左傳人有十等與臣隸等臣僚僚臣僚而為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

有辨善曰大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夫人君南面九重

奧善曰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君之門以九

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善曰論

之事則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既而

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爾雅狎習也沈約宋書孝建

之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空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

幸也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借於御士

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賞

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出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

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此方之畏昭奚恤也

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

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

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夫如鼠之賤矣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五臣作寤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善曰左傳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嚭爭政大夫取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覓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曲善曰西京賦所惡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箒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箒箒也良曰鉄鉛鉄斧也瘡疖前護諸成瑕疵也言倖臣構毀於宮典牀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善曰左傳衛太子謂薄良夫曰服冕乘軒三苑無與之下善曰左傳衛太子謂薄良夫曰服冕乘軒三苑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舩善曰左傳衛太子謂薄良夫曰服冕乘軒三苑無與素纁丹魄善曰左傳衛太子謂薄良夫曰服冕乘軒三苑無與

兩音亮善曰此毳揮留之屬虎魄色赤故曰丹方所出故云此毳也舩舟也絕續也

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曰漢有許史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比富擬王者云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及太宗晚運慮經

盛衰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法權倖之徒懼未嘗不關於盛衰宗戚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倖倖之臣欲使幼主孤立

求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五臣本勦五臣作勦于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

滅之也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起立禍隙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善曰室祚猶室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文選卷五十一

命也 銑曰忘厥也言人厭宋德非一東也宝祚謂 嗚呼
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佞倖而起
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向曰 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敗敗王
政損穢帝道狹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
之嘆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濟曰固脩漢書自作
敘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翰曰列題於
後者亦猶毛詩之題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 劉向頌高祖 漢帝
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明神武 善曰項代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
知外曰神剋定禍祿關士斥強曰武 論語天生

德於予周易古之聰明聖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秦人不綱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代無不剋曰武

網漏于楚 善曰項代出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斂言入耳
網以喻網羅無所不網也楚謂陳涉反而不

蛇奮旅神毋告符朱旗乃舉 善曰爰以也高祖初送
徒經曹澤于奮旗於衆神

來稽首 善曰項代始蹈履也嬰謂秦
王于嬰也稽首謂降於漢

紀 善曰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良曰革改創
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應天順民五星同 善曰高祖
作命畧 西入關五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善曰
西土宅心

漢書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常昭曰畔換跋扈也 銑曰畔換反易也

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
也畧光景也

西土宅心

西土宅心

西土宅心

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湯矣西士之人惟克厥宅心郭璞宅君也言蜀人比日居心於高祖征戰之乘豐五臣本而運士皆憤怨於羽

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盟用師觀登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志志

秦如席卷也羽封章即為雍王司馬所為塞王董翳為翟王

故謂之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善曰保立不也懷歸也言

黎民懷之民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以此保守懷思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善曰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首

瓜牙信布股心良平善曰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善曰尚書今予惟恭

明明王命嚮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感之兒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威儀

之盛如珪如璋善曰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雕鏤者毛

閹闞恣趙朝政在王善曰閹闞閹門之內也門內恣趙

炎炎燎火光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閹闞宮中

允不陽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應於

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善曰漢書 韓信家貧從下鄉南

食食時在不為其食信知之自絕去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
當刑而王及坐法默飲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向日隸賤徒侶越亦狗五臣作苛盜芮尹江湖善曰漢書

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先管仲故城陰之
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其得江胡間心號曰鄱君
音義尹王也 濟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
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封淮王彭越封梁王
音義尹王也 濟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善同良 縮自同開胡旦鎮我北疆善曰應劭曰開音
門曰開 翰曰盧縮與高祖同里而 德薄位尊非祚惟
高祖封縮為燕王北疆謂燕也

殃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左傳舟之僑
為福乃為殃咎也謂與 吳克忠信胤嗣乃長善曰漢書
陳希有反狀亡八曰奴 王亮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向日克能
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
脩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漢以
炎精布曜 魯靈光殿賦

颶迴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 孝經後神契天
地至貴積不而明宋均曰天精也

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 良曰九縣九
州三精日月星也 颶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厭

淫詐神德及德世

五臣作大 祖誕命靈貺自甄善曰尚

考誕產有天命 春秋元命苞通三靈之 貺交錯同端 卽玄尚
書緯注 甄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秦淫詐而思復矣空誕

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室命神靈 沈機生五臣本物深略
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緯文善曰說文曰機王發之機也 周書經緯天地曰文
矣銑曰沈深機微畧法也言謀策先於萬物官畧能

經緯 尋邑百萬 獵虎為羣 長轂雷野 高旗肆 藉

天地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 詢昆

一 雲 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十里不絕又驅諸猛獸

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

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

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尋子紂虎旅百萬殺梁傳曰敢戰五

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鉞雲雲音日蘇沒

切 向日同善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善拂也此言尋也之盛

英威既振 新都自焚 善曰漢書莽封為新都侯更始兵

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虔劉庸代

濟曰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 紛紜梁趙 良曰度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代庶謂彭宥

大王於御 紛紜 二河未澄 四關重擾 善曰范曄後漢書

紛紜梁趙 梁王劉永擅命推陽自稱天子十者王即占

敗更始光武乃遣劉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

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朔日三

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澄定擾 神旌乃顧 遞

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行天討 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旗

書共道 善曰益鐵論秦金城千里汎勝之書曰神農之教

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 靈慶既啓

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 人謀咸贊 善曰靈慶謂天符也繫辭人謀鬼謀百姓與

人其之謀 濟曰靈神慶福啓開咸皆 明明廟謀 赴赴

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 雄斷於音 赫有人叩系我皇 五臣 漢 善曰廟謀廟筭也

斷聖王之法也 毛詩有命自天 漢 善曰廟謀廟筭也

復漢之作 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赴赴武兒於歎羨辭也赫

盛見言武器雄斷 之盛能繼前漢也

之盛能繼前漢也

之盛能繼前漢也

文選卷第五十

此處為文選卷第五十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具體文字難以辨認。可見其為典型的古籍刻本格式，包含標題、正文及頁碼。

